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皮佑选集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皮佑选集

陈太先译



商务印书馆
1985年·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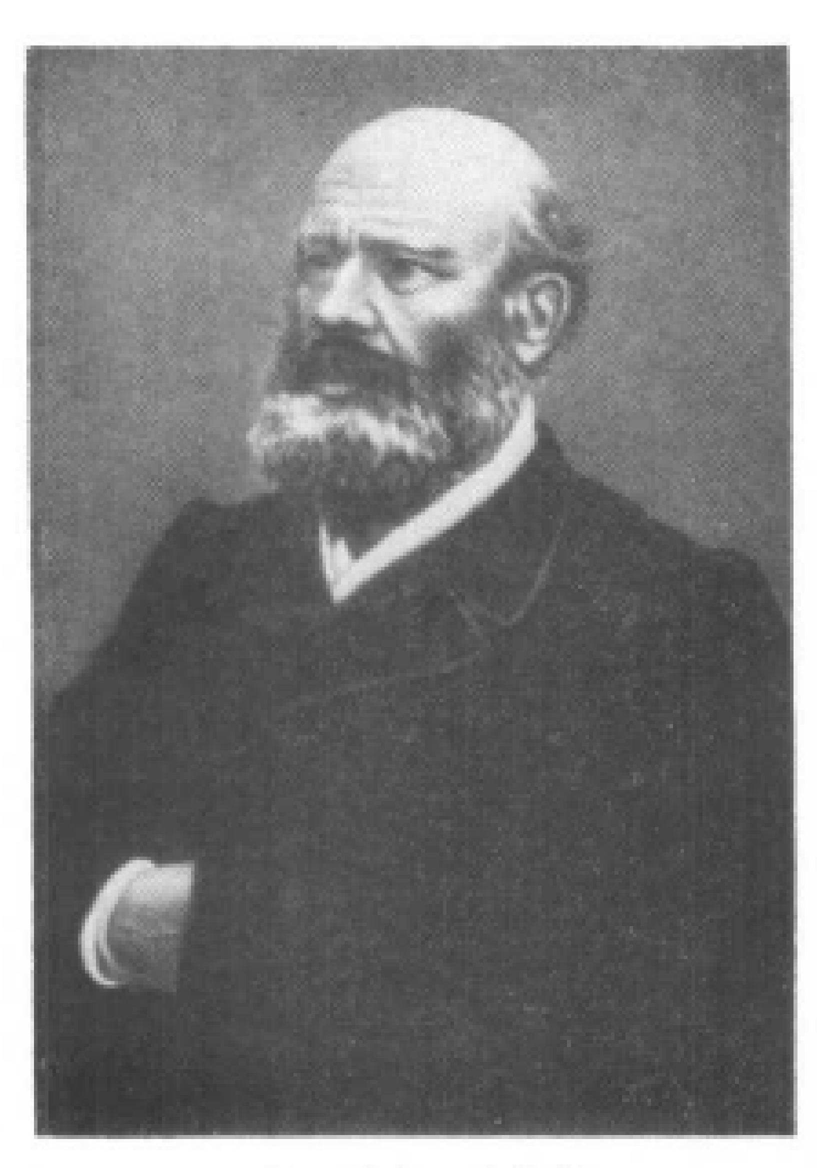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皮 佑 选 集

陈 太 先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统一书号：3017·80

1963 年 8 月第 1 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85 年 7 月北京第 3 次印刷　　字数 64 千
印数 7,000 册　　印张 3 5/16 插页 8
定价：1.05 元



让·雅克·皮佑像

绘于巴黎公社时期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出 版 说 明

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五十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幸赖著译界鼎力襄助，三十年来印行不下三百余种。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 1981 年着手分辑刊行。限于目前印制能力，每年刊行五十种。今后在积累单本著作的基础上将陆续汇印。由于采用原纸型，译文未能重新校订，体例也不完全统一，凡是原来译本可用的序跋，都一仍其旧，个别序跋予以订正或删除。读书界完全懂得要用正确的分析态度去研读这些著作，汲取其对我有用的精华，剔除其不合时宜的糟粕，这一点也无需我们多说。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把这套丛书出好。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83 年 5 月

中譯本序言

让·雅克·皮佑(Jean Jacques Pillot,1808—?)是法国十九世紀著名的空想共产主义者,同时又是一位参加实际斗爭的革命家。1871年巴黎公社建立后,他还成了公社的最积极的活动家之一。

1808年8月,皮佑生在法国夏朗德省的一个神甫的家庭。年轻时候曾经受过教会教育,本来預备当神甫。可是教会的黑暗,使这位敏感的青年变成了一个坚定的无神論者。三十年代中,皮佑同天主教公开决裂,不久就受到宗教当局和世俗当局的迫害。1836年,凡尔賽威化法院曾经以莫須有的罪名判处皮佑六个月的徒刑。1839年,皮佑开始創办«人民論坛周报»,积极宣传空想共产主义的思想,因而招致当局的忌恨。这一杂志只出了七期,当局就以皮佑有参加1839年5月布朗基起义的嫌疑,将他逮捕下獄。虽然查无实据,但仍判处他六个月的徒刑,同时«人民論坛周报»也被查封。

警察和法院的迫害不但沒有吓倒皮佑,反而促使他更积极地从事革命活动。出獄以后,皮佑就利用在七月王朝时代十分流行的政治聚餐会的形式,继续进行宣传共产主义的活动。先是利用改良主义者的聚餐会,后来便另起炉灶,在别列維尔(巴黎郊外工人区)举行共产主义者的独立聚餐会。皮佑是这次聚餐会的組织者之一,他在会上致了开会詞和閉会詞,闡述了公有制的原則,并且号召与会者向未到会的人广泛进行宣传。

皮佑在这个时期中,除了积极从事宣传活动外,还孜孜不倦地

著书立說来論证“平等”和“公有”的思想。他经过辛勤努力之后，写成了«既无宫廷，又无茅屋»这本名著。接着，为了进一步发揮自己的論点，他又着手写作«平等人的历史»。这本著作本来計划要写得很长，分成許多卷出版，但是只出版了一卷，作者便因为受到外界的干扰而中断自己的計划，以后也沒有把这一工作恢复起来。

1840年10月，皮佑被控犯了所謂以著作教唆讀者謀杀国王之罪而被捕，经过长达十个月的羈押后，于1841年8月和其他九名被告同时受审。皮佑在法庭上大义凛然，表現出了一个革命者的坚强不屈的气节。虽然法庭方面找不到一点关于皮佑犯罪的证据，但仍然蛮横无理地判处他六个月的徒刑。为了对这一不公正的判决表示抗議，他在獄中写成了另一本著作«公有制不再是空想！对共产主义者审判的結果»。

«公有制不再是空想！»也是皮佑的最后一部著作，以后他便再沒有什么著作問世了。1848年革命发生时，皮佑虽然担任一个革命俱乐部的主席，但沒有起过重大的作用。1851年路易·波拿巴发动政变后，竟把皮佑列入逐出法国的流放犯的黑名单中。他的流亡生活是在巴西度过的。经过一段时期的进修，皮佑終于获得了医生的执照。后来回国，就定居在巴黎行医，以制造义齿及口腔卫生器械为业。

1870年9月4日革命后，皮佑重新开始久已中断的社会活动。他参加过布朗基主义者領导的10月31日起义。起义失敗后，被捕交付軍事法庭审訊。他在法庭上理直气壮地为自己辯护，使得法庭不得不宣判他无罪。1871年巴黎公社建立后，皮佑当选为公社委員。他十分积极地参加公社的各項活动，直到公社失敗的时候为止。皮

佑虽然在五月血腥鎮压周中幸免于难，可是仍被軍事法庭判处終身服苦役。这位革命家和共产主义者就在牢獄中堅貞不屈地結束了自己的一生。他的死期至今还沒有查明。

在«既无宮廷，又无茅屋»这本著作中，皮佑为了帮助讀者理解本书和他的所有著作，首先对“国王”、“等級”、“帮派”和“人民”这四个名詞作了自己的理解。他說，一切宮廷的僕从們，“总是把国王比作牧人，而把人民比作一群牲口”。他认为“这种比喻并非毫无相似之处。眞的，你們看一看，牧人手里总是拿着一根大棒，說是用来保护牲口免受恶狠的侵袭。可是，如果牲口吃了原野上另有用途的青草，如果在剪毛时发出了轻微的一点叫声，或者在叫它进屠場的时候，它却装作沒有听見的样子，那末，牧人就会用这根大棒尽力来打它。国王手里的权杖恰好就同这种大棒一样。权杖不是别的，它也是一根棒子，不过是一根更沉重、更坚硬的棒子，所不同的只是它比牧人的棒子做得比較精致一点而已。有人說，权杖是上帝賜給国王，国王用它来保护自己的臣民以防止敌人的侵犯。这种說法眞是巧妙极了！但是，当国王夺走了他們最后的一个里尔时，当国王或其部下奸汚了他們的妻女时，或者当国王純粹为了私人爭执而驅使他們去流血牺牲时，让他們試着去发几句牢騷吧，——那时他們就能看到上帝的这个贈品实际上是贈給誰的，作什么用的”(本书第7—8頁)。这一段話极其有力地揭穿了关于国王是人民的保护人的謊言，赤裸裸地暴露了国王的貪婪、残暴和专横的眞面目。

皮佑把“依靠社会制度占有别人所珍爱的和不許他人覬覦的一些特权和荣誉”的集团叫做等級。他說，“各民族中間都有两个等級，即僧侶等級和貴族等級”。接着，他又論证了这两个等級之間的

关系。“僧侣和貴族由于利害一致，所以总是互相勾結的。他們一旦当权的时候，总是互相支持的。如果人民否认自己的法定主人的权力，僧侣就以天国的名义来咒罵他們。而这一武器通常总是較之其他一切可以吓唬人民的致命武器更加有效和更加可怕。为了使僧侣的神启和威信不受人民怀疑，貴族一看到僧侣发出哪怕是一点极小的信号，也会拔剑杀人”（本书第12—13頁）。像这样透徹地看出貴族和僧侣之間的狼狽为奸的关系，在空想共产主义者中間是不可多見的。

在打倒了特权阶級之后，继之而起的是資产阶級的形形色色的集团。它們在沒有取得权力之前，也曾经混在人民的队伍中向特权阶級作斗爭，但是一等到它們取得了政权，自己便变成了新的特权阶級，仍然照样欺压和剝削人民，甚至变得比旧的特权阶級更加残暴，更加无耻。皮佑对这些集团充滿了不可遏止的憤怒，因而轻蔑地管它們叫“帮派”。他认为自己的使命就是出来“同接替特权阶級，并且其高压手段比特权阶級的更伤害人的自尊心的各个帮派决一死战”（本书第28頁）。

同对待王权、特权阶級和帮派的态度正好相反，皮佑对人民却是滿怀着尊敬之情。他說：“人民！这是王中之王，是最高的統治者，是帝国和权杖的賜予者，是地上一切財富的生产者和主人”（本书第15頁）。“当一个独夫企图不顾人民的意志来进行統治时，人民随时都有权譴責他，突然逮捕他，不经审判而杀死他”（本书第18頁）。但是，現实同皮佑的观点恰好形成一个鮮明的对照，在不平等的社会中，“死于飢寒交迫及悲观絕望之中的偏偏都是人民！在地球上每一个角落里当牛作馬的也偏偏都是人民”（本书第 15 頁）：这种

"违反眞理的現象"怎么能不引起皮佑深切的憤慨呢？因此，无怪乎皮佑在自己的著作中公开号召人民对这种現象进行坚决的反击。

我們从皮佑对上述四个名詞所下的定义中，就已经看出他的反封建、反宗教的思想是何等鮮明和坚决。但是更值得重視的，是他作为一个空想共产主义者的許多卓越的思想。

皮佑曾经对法国以及其他一些民族历史上所发生的革命作过深刻的考察，从而得出一个正确的結論："……在我們今天以前所完成的一切革命，其唯一的結果只是把特权从一个阶級手里轉移到另一个阶級手里。可見，尽管革命之后发生了某些变革，但人类的命运实质上和从前沒有两样"(本书第24頁)。社会上仍然有"主人和奴僕，有驕奢淫逸之徒和一无所有的穷汉，有騙子手和受騙的人，有伪君子和蠢汉，有叛徒和胆小鬼，有暴君和奴隶。……有罪犯和恶人在其中过着荒淫无度、吮人膏血的生活的宮廷，也有清白而有德行的人在其中背着劳苦、屈辱和貧困的重担咽完最后一口气的茅屋"(本书第24頁)。最后，皮佑高呼道："未来的革命，那是不可避免的，决不应該步以前一切革命的后尘，在任何方面都不应当凭借它們的权威……未来的革命有权走另一条道路，采取另外一些原則，使用全新的方法"(本书第24—25頁)。

这另一条的道路，具体地說，就是建立一个絕对平等的社会的道路。在这个社会中，人們"內部不許有上下、高低、大小、强弱、驕傲和溫順、剝削者和被剝削者之分，說得簡单一点，就是不容許有奴隶主和奴隶之分；不管人們給这些不公平的阶級划分、給所有这些可恨的等級什么样的名称"(本书第32頁)。自然，在这样的社会中既沒有富人的宮廷，也就沒有穷人的茅屋。每个人只要是为大众

福利貢献自己的全部能力，他也就有权从社会上得到自己眞正需要的东西。尽管皮佑也承认，每个人在智力上有高低的差别，在担任社会职务上也有繁簡之分，但是这一切都“不能成为某一个人在滿足肉体需要或精神需要上与众不同的借口或理由”(本书第33頁)。

皮佑认为公有制度是平等規律的唯一眞正的体現。在这种制度下，“一切都归众人享用，誰也不許占有它，誰也不許濫用它”(本书第46頁)。每个人同样有权得到衣服和食物，你的餐桌也就是我的餐桌，而我的炉子也就成了你的炉子。所有的儿童都受到同等的社会教育，大地上所有的生产品都归全民所有。只有到了这个时候，人类才眞正达到了幸福的境界。

皮佑的全部著作都是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之初写成的。这时資本主义在法国虽然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但是資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內在矛盾尙未充分暴露出来，无产阶級和資产阶級之間的阶級斗爭也未充分展开。这些不成熟的客观条件必然要对空想社会主义者和空想共产主义者的理論发生消极的影响，即使对于像皮佑这样一个参加实际革命活动的空想共产主义者也不例外。

皮佑的空想共产主义的观点首先表現在他論证公有制度是从唯心主义的“自然法”的观点出发，即认为大自然本身普遍賦予人类共同享受它的一切財富的权利，而公有制恰好符合自然界中这一条永恒不变的規律，所以它是一种最好的制度。这同科学社会主义奠基人根据生产力发展的条件来闡明公有制乃是历史的必然性的唯物主义观点，是有着原則上的区别的。

其次，皮佑认为未来的理想社会应当是一个人人在各方面絕

对平等的社会。这种平等观点同曾经被馬克思和恩格斯称之为“粗鄙的平均主义思想”的巴貝夫主义者的学說，是一脉相承的。它也是一种永远不能实現的反动空想。难怪連皮佑的同时代人，另一个法国空想共产主义者德薩米都认为絕对平等是与現实矛盾的，因而也是行不通的。

最后，皮佑的空想共产主义的观点还表現在他把共产主义看成是一种不依賴时間、空間和人类历史发展的絕对眞理。他的共产主义的理想“現在是可以实現的，过去两千年也是可以实現的”（本书第47頁）。它之所以迟迟沒有实現，照皮佑看来并不是由于受客观经济条件的制約，而是在于广大群众还沒有懂得这条眞理的緣故。因此，只要有人出来积极宣传这条眞理，使它普遍地深入人心，那末共产主义在任何时候都是可以实現的。正因为受着这种思想的支配，皮佑便把实現共产主义的希望主要寄托在少数共产主义者的宣传活动上，这同西欧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把实現社会主义的希望寄托在少数上层人物的“明智”上，同样是出自唯心主义的历史观。

我們还应該指出，虽然皮佑在某些地方曾估計到实現共产主义会遇到反动阶級的疯狂的抗拒，因而也模糊地意识到有进行一場流血的暴力革命的可能性，不过这种思想在他的学說中始終沒有占据主导的地位。

尽管在皮佑的学說中存在着以上所說的历史局限性，但是，他的反特权阶級、反宗教和主张公有制的思想，在科学社会主义誕生以前，对于启发无产阶級的阶級觉悟，以及对鼓舞广大劳动人民争取美好未来的斗爭，都曾经起过积极的作用。特别是他在晚年还亲

身参加巴黎公社的革命斗爭，同許多革命志士一起在法国历史上写下了光輝的篇章。因此，皮佑在社会主义先驅者的行列中有权占据一席光荣的地位。

郭一民

1963年5月

目　次

既无宫廷，又无茅屋，或1840年社会问题原理

平等人的历史，或在人间建立绝对平等的方法

公有制不再是空想！对共产主义者审判的结果

附 录

1840年7月1日皮佑在第一次共产主义者聚餐会上的演說

旣无宫廷，又无茅屋
或
1840年社会問題原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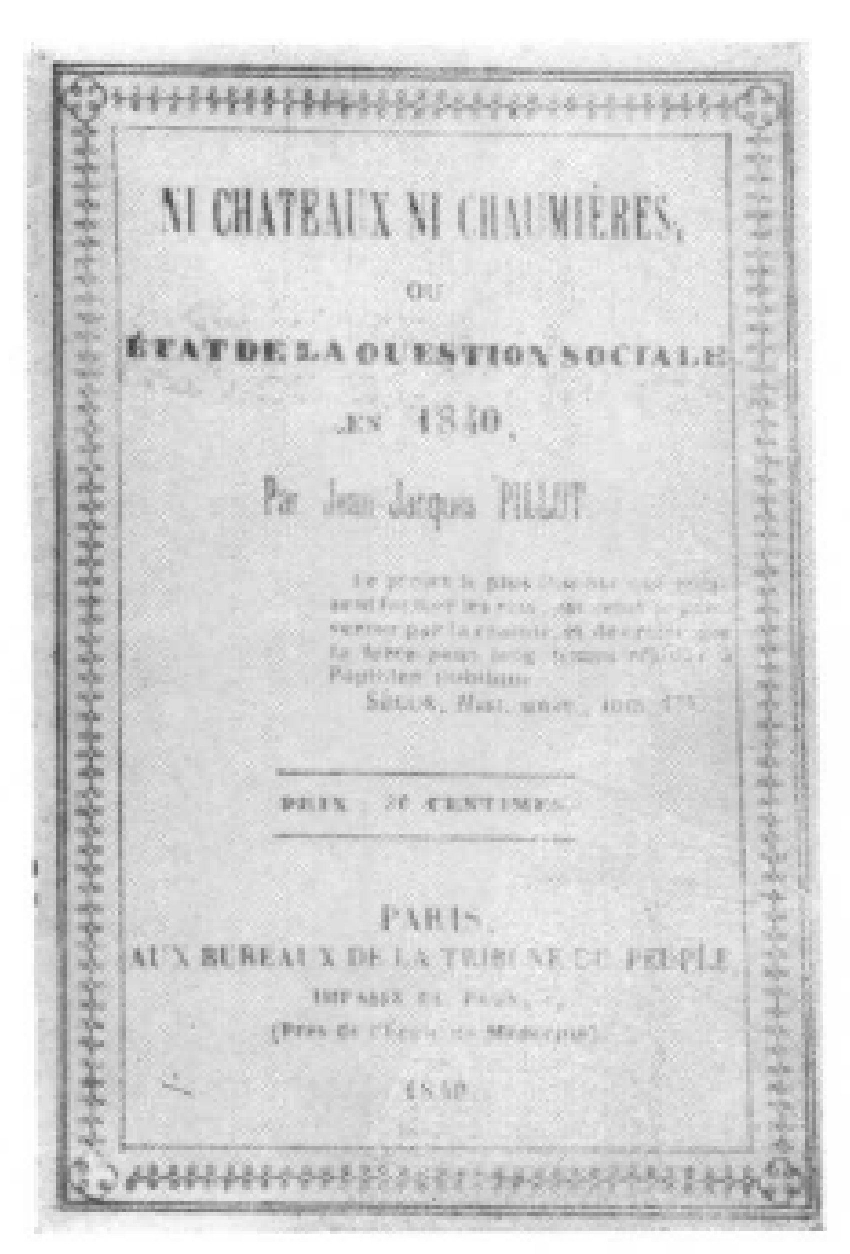
让·雅克·皮佑著

国王可能产生的最狂妄的念头，就是企图使用恐怖手段进行統治，并且认为暴力能够长期和輿論对抗。

塞古尔：«世界通史»第1卷。

巴　黎
«人民論坛»书店
巴甫林尼胡同7号
（医务学校附近）
1840





NI CHATEAUX NI CHAUMIÈRES,

OU

ÉTAT DE LA QUESTION SOCIALE

EN 1840,

Par Jean-Jacques PILLOT

[illegible]

PRIX : [illegible] CENTIMES.

PARI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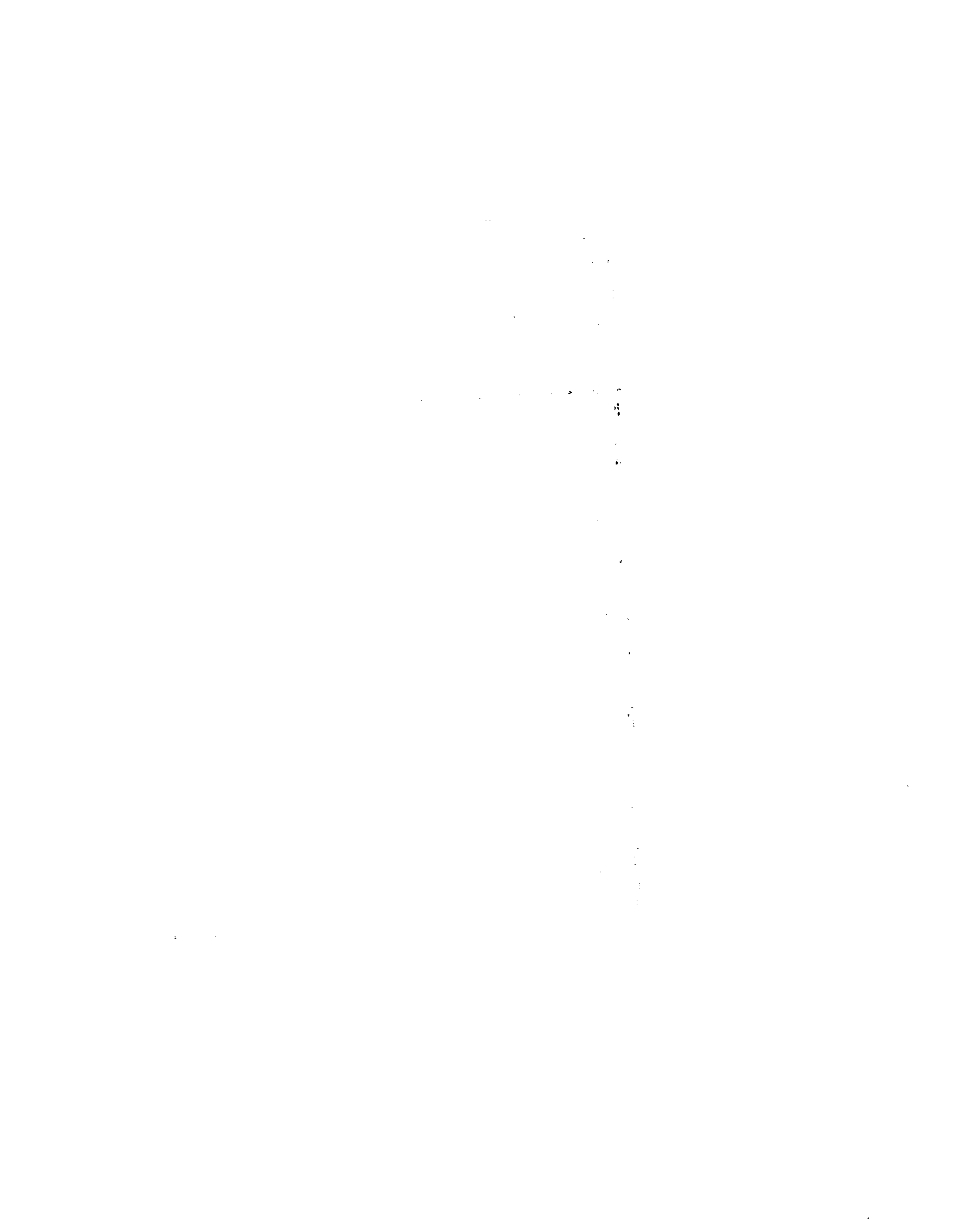
AUX BUREAUX DE LA TRIBUNE DU PEUPLE,

[illegible]

[illegible]

1840.

《既无宫廷，又无茅屋》内封



为《人民論坛周报》讀者而作的序言

«人民論坛周报»停刊已一年了。这次事件和其他一切事件一样，其眞实的原因是决不会为社会人士所知道的。它必然成为街談巷議的話題。因此，我应当把这件事告訴自己的讀者。現在，就簡单地来說几句話。

一千八百三十九年五月十四日清晨四点钟，有一群匪徒侵入我的住所。这批匪徒是从耶路撒冷街的食客中挑选出来的。

这班老爷們对我說，他們的老板认为我有积极地参与昨天和前天发生的那些事件的重大嫌疑。这些人根据他們尊敬的騎士团所制定的法規，在我屋子里翻箱倒篋，进行搜查和盘問。然后告訴我：他們的老板已表示或者要把我投入秘密的监獄，在那里他可以独断独行，成为人类命运的最高主宰者和权力无限的統治者。德列謝尔先生私下說过："在像«人民論坛周报»这样的书刊上写文章的人最低限度应該同企图顚复国家的密謀有关系（这的确是他本人的口吻！）"。这眞是絕妙的論断！可是，事情还不止此。

国王手下的老爷們过了几个月后，看看自己提不出能够难倒我的公訴理由，同时又很想尽可能长久地把我严密管制下去，于是，他們私下議論道："书是一个被控参加密謀的人写的，所以一定是一本危险的书，因而就必須对作者加以严懲。"这就是德列謝尔

先生的邏輯。

平常当他們想要指控某一本著作违法的时候，首先是找出书中一些要加以指責的地方，罗织出各种由他們揑造出来的罪名或违法行为，然后把作者交給陪审法庭审判。

可是，旣然我这本书的目的在向人民論证国王、貴族及僧侣无論何时总是一切祸害的根源，恐怕那些常常自詡为来自人民的陪审員老爷們，未必会认为它是一本十分有害的书，像别人想强迫他們相信那样。因此，最好是不要这些陪审員的可疑的帮助。警察老爷們果然就这样作了。〔你看〕，我們的法律就是这样的灵活！

“諸位警察老爷，他就是給你們增加麻煩的那个人。你們就控告他犯了十恶不赦的大罪好了；——这样，你們就能够立刻摔掉这个麻煩。”

“可是，控告他犯罪总得有一点点罪证才好呀！”

“那么，你們最好把任何的违法行为，任何的过錯以及任何的鸡毛蒜皮的小事都栽在他的头上，——要知道，最后反正是会派你們去审判他的。这点并不会妨碍你們对他說許多侮辱性的話，把他当作罪犯看待，并且照样可以判他的罪。对于报刊方面，您一点也不用担心，因为不論它带有什么色彩，都不得不謹小慎微，何况在目前情况下，它很少涉及人事方面的事情。因为要是这样做的話，就会使它旣領不到什么津貼，也拉不到多少訂戶。”

这就是我要向讀者說明的原因：为什么我的名字被列入1839年5月那些杀人犯的名单中；为什么仅仅因为我不繳印花稅、不納保证金而出版献給人民的书籍，就被判处六个月的徒刑和九百法郎的罰金。最后，还說明了为什么我在牢房里蹲了差不多整整一

年。

我乘此机会告訴讀者：《人民論坛周报》已陷入沉睡状态中，但絕对沒有死去。我們希望被这张周报得罪了的人天良激发，让它苏醒过来。

让·雅克·皮佑

《人民論坛周报》头七期每本售价25生丁，巴甫林尼胡同 7 号书店里現有存书出售。

四个名詞的定义

为了理解这本书，以及理解我今后可能写出的一切著作，必須使讀者对国王、等級、帮派、人民四个名詞的涵义有正确的理解。因此，在开始闡述本书主题以前，我先来探討一下这四个名詞，并逐一地加以簡单扼要的說明。

一、国王

历来一切卑鄙无耻的諂媚分子、宮廷官吏、奴僕走狗和卖身投靠者——总而言之，即所有奴顏婢膝地麕集在国王左右、挤眉弄眼、絮絮叨叨、千方百計地巴結逢迎的下流痞子們，他們总是把国王比作牧人，而把人民比作一群牲口。王权从来不錯过一次机会，力图使得这种对他的权利的理解和概念变成家喻戶晓。它乐于使用一些符合这个概念的語言和腔調，摆一些符合这个概念的架子；它还把可以說是能够使这个概念形象化和使我們每时每刻都能想起它来的种种标志安置在自己周围，把自己打扮起来。

我认为这种比喻并非毫无相似之处。眞的，你們看一看，牧人手里总是拿着一根大棒，說是用来保护牲口免受恶狼的侵袭。可是，如果牲口吃了原野上另有用途的青草，如果在剪毛时发出了轻微的一点叫声，或者在叫它进屠場的时候，而它却装作沒有听見的样子，那末，牧人就会用这根大棒尽力来打它。国王手里的权杖恰好就同这种大棒一样。权杖不是别的，它也是一根棒子，不过是一根更沉重、更坚硬的棒子，所不同的只是它比牧人的棒子做得比較精致一点而已。有人說，权杖是上帝賜給国王，国王用它来保护自己的臣民以防止敌人侵犯的。这种說法眞是巧妙极了！但是，当国王夺走了他們最后的一个里尔时，当国王或其部下奸污了他們的妻女时，或者当国王純粹为了私人爭执而驅使他們去流血牺牲时，让他們試着去发几句牢騷吧，——那时他們就能看到上帝的这个贈品实际上是賜給誰的，作什么用的。誠然，在我們看来，国王許多方面都很像牧人，不过，我要指出：牧人是人，而他的羊群則是牲畜。其实，大家都知道：国王同他的每个臣民一样，无疑地也是一个人。可見，只有每个臣民都是道地的傻瓜，才肯让别人把自己当作牲口看待。

我可以继续把这个比喻进一步发揮下去，可是，我急于从这个比喻中吸取教訓，因为我觉得沒有兴趣替王权来写頌詩。让我們根据更多的哲学观点，特别是根据更多的政治观点来研究这个比喻吧！

首先，我应当說：国王这个名詞，像我在这儿所理解的那样，指的是一个掌握国家最高政权的人，而不管他实际上叫做国王或皇帝也好，沙皇或苏丹也好，沙赫或教皇也好，或者叫做其他什么名

称也好。

絕对不应該把国王和独裁者混为一談，因为前者是由神权或合法权利，抑或由于征服权利而掌握最高政权的，后者則只是由于必要的权利而掌握政权的。一个把国家看作他生时应当保持、死后应当传給子孙的私有財产，另一个則懂得人民是唯一至高无上的統治者，人民不可能再有主人，正是人民本身掌握着国家的全部政权。人民交給他的任务其实是暂时性的，任务一旦完成，他就应当回到現在受他管理的群众中去。我們从这里可以看得出这两者是有天渊之别的。可是，这里所談的，还不是能十分准确地表明这种差别的，我們只想指出王权必然产生的一些結果。

从前人們认为国王是与众不同的、出类拔萃的特殊人物。他生来是治人的，正和我們认为猫儿生来是吃老鼠的一样。显然，只要不把国王也必須同庶民一样遵守某些习慣計算在內的話，那末，他的权力就肯定是絕对无限的。而他之所以受习慣的約束，則是因为习慣乃是一种任何人都未正式承认的法律，〔这样一些〕法律差不多从来就不是有心想出来的东西，所以，它們受自然支配的程度，要比受人类智慧支配的程度大得多。旣然国王的意志就是最高的法律，那末，王权就不应当凭借暴力来行使，因为它决不需要靠暴力来維护它的天经地义的权力；那末，国王的行动就应当光明正大，因为它的行动只須对本身負責，不必为着求得别人的諒解而采取詭譎的行径。

后来，王权丧失了自己的天生的尊严，只在某些条件下才能存在。人們一方面认为它是不必要的，另一方面又认为它对維持他們希望建立的事物秩序是有益的。鉴于它的传統权力随着权力的

眞实性质被揭露出来而消失，于是，就为它制造出新的純粹是假設的权力。关于王权由于这一变革变成了什么样子，現在，我用下面的假設来作一个确切的說明。

我假設有一群奴隶，比方說是一千人吧，在一个主人的拥有无限权力的支配下，住在只有他們居住的一个小島上。其中有些人直接同主人勾搭起来，当他的走狗、暗探、〔行动〕工具和玩弄对象，而大多数人却被迫从事无休止的劳动，以生产維持社会生存所必需的物資和滿足主人及其宠儿的穷奢极欲的种种零星物品。有朝一日，他們大家都暴动起来，一致认为：奴隶制度是违反自然的，自由是最神圣的权利，而杀死暴君則是最神圣的义务。結果，他們把主人杀死了！你們想想，以后的打击会从什么地方来呢？就是从那些跟主人一道侵吞工人劳动果实的人方面来——誠然，像他們所宣告的那样，奴隶制度是违反自然的。可是，現在問題是他們这帮人怎样自处呢？

看来，因为大家都出身奴隶，大家都一无所有，所以他們中間沒有貧富的差別。旣然大家都一无所有，那末，新社会就必然是建立在最完美的平等基础之上。这是理性和正义的原則。可是，原先享有特权的人在摆脫了主人的約束之后，仍然想和从前一样靠剝削工人过日子。只有他們希望作到任意占有和享受以前主人为了奖励他們某些劳績而賞賜給他們的財产和特权。

因此，他們力图证明，他們的地位是絕对与众不同的，他們有权享受他們刚刚否认并予以消灭的那个政权所賜給他們的各种特权，并且认为剝夺他們这些特权就会违反正义的規律。最后，他們不断使用甜言蜜語、阴謀詭計、許願、威胁和暴力等手段，居然使受

骗的人发生好感并同意他們保留以前所享受的大部分特权，还添上了一些更符合他們新的貪欲的新特权。他們力图签訂以享受特权为先决条件，因而完全有利于自己的契約。因为这种契約是不公正的，是用出其不意的手段签訂的，他們料想人民迟早会起来反对它，于是便千方百計做到把全部权力委托給本帮中的某一个人，責成他解释契約并监督契約的执行情况。

这个对某些人有利，而与大多数人为敌的最高仲裁官就是用这种欺骗手段遴选出来的。这就是丧失了神权以后的王权的最好的形式。这种王权从革命中誕生出来的就是这个样子。由此可見，这种王权只是**被捏造出来用以吓唬人民的稻草人**，它只是一个**空洞无物的怪影**，**人类的剝削者就躲在它背后逍遥自在地侵吞人民的劳动果实**。英国发生的事情可以作为这一点的证明。如果这样狂热地信仰王权的英国人民有朝一日看清了王权对他所起的作用，那末，他們很快就会起来摆脱托雷党和赤貧現象，因为这两种东西乃是长期残酷地折磨他們的可怕的毒瘤。但是，他們如果不揭发王权的法衣庇护下的一切丑恶行为，那末，他們所怀抱的創造最好命运的願望就一定会落空；他們要想改进自己的事业就是一天工作十八至二十个小时也是枉然的；他們就是把自己的妻子和刚刚断乳的儿子当牛作馬，把他們都縛在机器上，想靠他們的劳力来大量地增加自己的产品也一定是徒劳的；他們想要积累財富，就是绕着地球走遍天涯海角也是白費工夫的；因为王权将会侵吞他們的一切，而他們只能落得个穿破衣、吃草根和喝生水的下場。正因为如此，所以我們认为王权是平等的死敌。

二、等級

由上节可見，在专制君主政权或神权統治下，特权是王权的产物、是它的工具，而在有制約的〔契約的〕王权統治下，王权本身是特权的产物，是它的工具。

就王权和特权两者本身性质而論，无論在前一場合或在后一場合，它們都是狼狽为奸的。正和来自神权的王权一样，有制約的王权也拥有神授的特权和由于使用阴謀詭計而得来的特权。前者是和各等級相依为命的特权，后者則是和各帮派血肉相連的特权。

关于各等級我所要說的，就是我对于神授的王权所已经說过的，因为各等級的权力也是卑鄙无耻的，它使人民屈辱，使人民破产，而且对于人民所受的苦难漠不关心。封君和僧侶看到人民中間有人吃得好一点，穿得好一点，如果不会因此感到妒忌和害怕的話，那是因为他們明明知道这个人不会因为自己穿得稍微干净一点，吃得稍微讲究一点，就认为自己是公爵或僧侣了。当然，我不打算說是他們方便了这个人，使他能够这样作；但是，要指出：他們剝夺这个人，却是为了要滿足自己的驕傲心理、奇思怪想和貪得无饜的欲望，而决非制度要求如此。

有这么一些集团，它的成員依靠社会制度占有别人所珍爱的和不許他人覬覦的一些特权和荣誉，这些集团就叫做等級。各民族中間都有两个主要等級，即僧侶等級和貴族等級。僧侣和貴族由于利害一致，所以总是互相勾結的。他們一旦〔当〕权的时候，总是互相支持的。

如果人民否认自己的法定主人的权力，僧侶就以天国的名义来咒罵他們。而这一武器通常总是較之其他一切可以吓唬人民的致命武器更加有效和更加可怕。为了使僧侶的神启和威信不受人民怀疑，貴族一看到僧侶哪怕发出是一点极小的信号，也会拔劍杀人。

那些在93年就已想到人民福利的不朽的天才們完全懂得：在这两个危害人民的毒瘤沒有彻底割掉以前，他們的理想絕对不能实現。但是，当他們想要創立新宗教的时候，他們却立刻忘記了这个眞理。可見，他們不明白无論任何宗教总是一个含有病菌的水潭，使人民身体潰烂和死亡的瘴毒就是从那儿传播出来的！可見，他們也不懂得任何宗教一定产生等級，而等級則只有靠牺牲不幸的人民才能生存。

三、帮派

所有編纂辞典的人都給这个名詞下了这样一个定义：阴謀集团。因此，我认为找不出一个更加明确，同时更加适合于整个范畴的名称来說明那些代替各等級掌握权力、占有財富、享受一切荣誉和特权的人的不同社会地位。

来自神权的王权，以及与它一道掠夺、瓜分人民財物的各个等級，都是靠宗教取得自己的全部权力的。显然，为了把人民从这种旧专制制度下解救出来，首先必須使人民明白宗教的虛伪性，进而再使人民认清自己的权利，这种权利是旧制度经常加以蹂躪，并强令人民加以忘却的。眞的，这就是哲学所遵循的方法，而且哲学家的努力最后終于取得了完全的成功。但是，哲学家所犯的一个重大

錯誤，就是完全沒有从哲学所确立的各項原理中得出結論来。这表現在这些原理完全可以适用的地方不曾制訂出一个社会組织的方案。人民曾经为这个錯誤付出了代价；从这个时候起，他們的权利完全被剝夺了。由于他們懂得权利的全部价值，并且知道权利是自己爭得来的，所以对这种损失特别感到痛心。

就在这个时候，一些妄想取代旧主人的卑鄙无耻之徒，十分高兴地知道在这方面有可能达到自己的目的，虽然这一任务是非常的困难。他們知道，从前由于人民无知所得到的东西，現在人民的新主人还是能够用欺詐的手段来取得。这些打着一切属于我們和一切为了我們的幌子的无耻集团，就是由此产生出来的。

从这个时候起，欺騙和誠实、恶习和純洁、虛伪和公正、背叛和忠誠、罪恶和德行，都弄得混淆不清了。

卑鄙下流的伪君子們私下說道："人民希望平等，那好极了！把这个名詞大书特书在我們要給他們頒布的一切法律的最前面吧！他們看到漂亮的标題会感到寬慰的，但不会注意到法律的内容和标題所許諾的东西完全不是一回事。他們重視自己的政治权利，我們就把大量的政治权利賜給他們；但他們行使这些权利，却不能削弱我們的权力。或者，最好是极力把他們的权利和义务混淆在一起，他們将认为我們是十二分慷慨地把一些权利賜給他們，其实，我們会使他們在义务的重压下弄得精疲力竭。即使我們加在他們身上的沉重負担逼得他們发出一些怨言，那末，这些怨言恰好作为我們有效地鎮压他們的理由。每逢人民对自己的命运表示不滿时，我們这样做都是节节胜利的。何况我們从未忘記：我們所攫有的政权既违背正义的原則，又违反极普通的理性，总是遭到人民

的非議。因此，我們所采取的一切保持政权的方法，从我們做得到的那个时候起就都是正确的。因此，在我們看来，任何无罪的人，从他的死亡对我們可能产生好处的时候起就都是有罪的。”

各等級过去借神权夺得的东西，这些帮派则借顚倒是非的理論和卑鄙齷齪的手段来夺取。我希望本书篇幅容許我比較詳細地来揭发这些謬論和卑鄙的手段。我希望我对这种罪大悪极行为的概略的叙述，能够給人民提供一点点概念就好了。我願人民懂得，不論什么党派，如果它不接受按照永恒的自然規律所确定出来的絕对平等原則，如果它不承认实行这个原則所得出来的后果，那末，它終归只是像我刚才所指出过的那种帮派，終归只是一个人民从它的胜利中除了增加痛苦外不能得到任何好处的帮派。到了人民都认清了这个道理的时候，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如果有必要的話，我将怀着满意的心情而死。

四、人民

人民！这是王中之王，是最高的統治者，是帝国和权杖的賜予者，是地上一切財富的生产者和主人。然而，死于飢寒交迫及悲观絕望之中的偏偏都是人民！在地球上每一个角落里当牛作馬的也偏偏都是人民！不論在哪一种語言中，再沒有比“人民”这个詞儿更被濫用的詞儿了！因此，我們尽力来确定这个名詞的眞正的含义——在解决社会問題的事业上，这将是一个重大步驟。

人民一詞作为史学或地理学中的术語，指的是占据着一定面积的土地、說着同一种語言、使用通用的姓名、承认同样的风俗习惯、受同样的法律保护和規范的一群人。我們說法国人、英国人、

西班牙人等等，指的就是这样一些人。

在政治用語中，人民一詞便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它指的是那些一无所有和有而不多的人。在现代社会中，这些人就是像古代社会中的奴隶一样的人；而且他們比奴隶还不如，因为他們在替主人工作中劳累得要死时，或者当主人发脾气不願意再雇用他們时，他們不能向主人要求任何一点东西。到了他們必須向主人乞求一点生活資料的时候，如果主人拒絕把原来答应的东西給予他們，那末，他們除敗坏名誉或餓死外，就别无出路了。这就是构成人民或平民一詞含义的一些极重要的方面。其所以如此，据說是从基督教废除奴隶制的时候起，对于我們那些借宗教道德端正良心和开通智慧的善良而慈悲的主人来說，像他們那些只知奇怪的和卑鄙的多神教道德的前輩一样平平淡淡地吃我們的劳动果实，已经觉得不够了。他們需要增加寻欢作乐的办法，需要向我們施舍小恩小惠，还需要蔑視我們和侮辱我們！

好吧！我們既不是基督教徒，又不是多神教徒，也不是其他这一类人。我們以后既不希望靠平民过活，也不想布施他們；我們既不蔑視他們，也不侮辱他們。我們对他們說：土地不属于任何人，它的果实只属于培育果实的人。如果这些至今还生活得十分貧困，至今还受尽屈辱的人仍然怀疑自己的力量的話，那末，我們就要补充說一句：剝削你們的寄生虫都是些胆小鬼，他們的人数是微不足道的——同你們比較起来，他們还占不到二百分之一呢！

一个最重要的問題

在号召一个民族去爭取一种和現存制度不相同的新制度以前，有一个重要問題值得这个民族全神注意。下面是这个問題的主要論旨：

当人民需要改变自己的社会組织时，他們有权这样做嗎？

非常明显，自由或奴役就是这个問題的最終內容。正因为如此，所以暴君的帮凶总是力图把这个問題搞得含混不清，总是把一个本来容易判断和容易回答的极其单純的問題弄得十分复杂。

至于我們凭借那些才智出众和热爱人类的人的威信，凭借那些最有良心而又最勇敢的社会主义者的威信回答說：有，一旦人民认为变革是必要的，甚至是有益的，他們就可以而且应該改变自己的社会組织。

自从废除神权以来，所有党派为了夺取政权，都宣称这是一条唯一的原則。可是，后来这些党派除非被战敗，是沒有一个願放弃政权的。这眞是一件怪事！这里面难道不是存在着一种言語不能形容、不能够說明的矛盾和政治丑行嗎？

怎么！你們承认：你們之所以取得政权，决不是因为你們給自己起了一些什么好听的名称，也不是因为你們血管里的血流得比别人快一些；唯一的原因是因为人民选举了你們。可是，当你們一旦取得了人民本不应付托給你們的政权，你們就厚顏无耻地告訴人民說，这个政权是你們的私有財产，它永远〔属于〕你們和你們的子子孙孙的。你們并且用严刑峻法禁止人民不論在什么时候商

議罢免你們的事，甚至还借口你們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不許人民过問你們如何行使〔政权〕！可是，你們知不知道：这样做已经达到了无耻和残暴的最高峰！

即使人民眞的选举了你們，眞的信托了你們，难道你們就可以认为今后就应当掠夺他們，卑視他們，折磨他們和杀害他們，却不准他們吐一句怨言嗎（我坚决否认这样做）？难道世間眞有这样一个无知无识的人，竟对这些令人髮指的狂妄野心无动于衷嗎？

我們把这些論旨作为一个总的原理表述如下：当一个独夫企图不顾人民的意志来进行統治时，人民随时都有权譴責他，突然逮捕他，不经审判而杀死他；因为他的罪恶彰明昭著，无論按照自然法或社会法，都不能为他作辯护。

反之，如果一个国家的元首是通过正式手续，或因人民默认而取得最高的政权，那他就应当让輿論经常自由地来議論他，評价他的行为——贊成或非难这些行为，最后，到必要时还能对他說："請你再留任吧！"或者說："滚开吧！"但是，如果他压制輿論，或收买輿論，或者吓唬輿論，或者封鎖輿論，而把自己降到独裁主义者的地位，那末，他就应該得到因此而产生的一切恶果。

由此可見，不管是絕对的王权也好，或者有制約的王权也好，除了人民授予的权力以外，都沒有其他任何权力，当人民一旦表示願意重新掌握自己的权力时，国王的全部权力便一概消失了。人民是唯一至高无上的統治者。願好好地記住这句警語，因为它有着极重大的价值。

旣无宫廷，又无茅屋
或
1840年社会問題原理

一、概說

在我們这个时代整个已知的世界上，沒有哪一个民族不因为极度怀疑自己的未来而感到忐忑不安。这个未来是什么样子，他們虽然不能确切地說明它，可是，他們懂得，这个未来旣不应該像現在，也不应該像过去。在每一个了解人类心灵秘密的人看来，这种沒有信心的状态乃是我們人类可能遇到的一种最糟糕的生存条件。对于人类来說，一种能够看得一清二楚的并能够找得到解救方法的灾难，实在胜过于他所不敢希望，甚至不敢畏惧的未来前景。有些人說人类的命运用不着人类自己努力也能改善。他們力图用这种极不合理的希望来麻痹人类，使人类麻木不仁。他們甚至还企图使人相信，人类在这方面不論作什么尝試，都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我认为可以用来駁斥这些人的不可抗辯的論据，就是現状本身所具有的深重灾难的眞情实况。但是，这一改变人类命运的、具有无限好处的工作也会遇到困难，由于它提出的問題，对于每个一眼就看得出最近就有解决問題的可能性的、并且认为自己应主动負起这項任务的人来說，是过于一般化了，因而这項工作也許还会遇到更大的困难。我以为，我能够克服这种困难，以下就是

我的論据。

眞正完善的平等規律还不曾宣布过，甚至不論在哪里都还不曾抽象地感受过。許多哲人在自己的思想深处曾经明明白白地預見过这条規律。可是，不知道他們是因为过分害怕暴君的狂怒，还是因为自己仍受着貪恋特权的残余思想的支配，一看到不能压制的平等規律的后果会落到自己身上就吓得发抖起来。当有人想要把这条規律发掘出来的时候，他們却千方百計地把它丢在一边，或者挖空心思地用伪装的外衣把它掩盖起来。由此可見，在論证未来的不可能性时，既不能求助于現在，又不能求助于过去，因为不論在哪一方面，未来是不同于現在或过去的。我們以前那些为着人类的幸福而劳动的人，完全不了解伟大的社会問題，他們不是缺乏誠意，就是滿怀恐惧之情。总之，使他們劳而无功的原因就是这一些。正因为如此，所以当我看到人类由于悲观失望而变成无目的地、无主意地徘徊歧路，从自己的原始状态中只留下对劫运的毫无怨尤的信仰的行尸走肉时，我感到我有向人类大声疾呼的勇气。再作一次試验吧！几千个沿着錯誤道路行进的悲观絕望的世紀，并不足以构成使人相信在你們和幸福之間隔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鴻沟的理由！

末了，你承认你至今同意把自己对于幸福的希望寄托在上面的一些原理是毫无价值的了。因为你往时不用任何证明就把它們当作眞理和圣物的东西——道德、宗教、神灵崇拜等，在头脑比較开通的人看来，只不过是愚昧、虛伪和欺騙而已；于是你一心一意坚决不再去相信人們从不曾跟你談起过的大自然。可是，大自然的强大的声音总是在你的心灵深处不断迴蕩。你否认自然的永恒的

本原，而你今天痛心疾首地抱怨說是不可理解的狂妄行为的种种謬見，只不过是本原的可厌的贋制品。多么可悲的不合邏輯的現象呀！最后，因为你已经明白那些直至今天負有指导你的使命的人，都是一些愚蠢、无经验、胆怯或邪恶的人，于是你現在連自己也怀疑起来了；并且你还說：不，科学不是眞理；不，沒有勇敢的人；不，沒有德行高超的人。多么謬誤呀！多么可怜的沮丧的动机呀！

可是我說：道德虽然这样长久地把人民压在荒謬的法律和愚蠢的习惯之下，但最后还是丧失了一切，直至丧失了最后一片假面具——騙子手們曾经給道德戴上了假面具，企图让道德窃据科学的位置。这样一来，愚昧的統治将告結束，而科学的統治行将开始。一切互相更迭的宗教，除了使人民麻木不仁、怯弱无能，除了向人民掩盖眞理（唯有眞理能鼓舞眞正的勇敢精神）以外，就沒有别的目的。这样，由于一切宗教都被消灭，于是只有眞理保存下来，眞理将重新放射出它的全部光輝。为世人們欢喜的种种神話，在我們看来只是空洞无物的稻草人。人类的剝削者利用这些稻草人才得以使人民放弃自己的一份生活，为的是增加寄生家族的一份生活。这样，我們打倒了自己的偶像，并且让我們的神話由受人嘲笑变得为人深深地忘却。对德行的崇拜将替代对幻想的崇拜。人类在理性的火炬照耀下前进，从今以后除开全世界的均衡和高度的协作水平以外，将不承认自己幸福生活（即自己的权利和义务）的任何别的象征。

这一学說除了眞理的权力以外不承认任何其他的权力。眞理从它所宣布的各种权利中，只取消了阴謀扩大对我們人类的欺騙和剝削的坏蛋們的权利。凡是高声宣传这一学說的人，在我們这

个美好的国家——法兰西，他的話肯定地会为人民所听到的。因为在我們这个国家里，人們的头脑生来是理解一切伟大和崇高的东西的，而心灵则是生来热爱这种东西的。

許多世紀以来，世界的其余部分已经习惯于从欧洲接受启蒙教育。稍后几百年間，欧洲其余部分一致认为法兰西是一个冒出复兴烈火的通紅的炉灶，这股烈火把生命和运动普遍賜予了全球的五大洲。

面对着人类所经历过的千百次失望而仍然沒有丧失勇气，在法兰西究竟还有多少人呢？这就是問題的所在。

让这些人做到互相尊重，互相信任，像其中每个人信任自己一样。到那一天，当他們异口同声宣传同一个眞理的时候，当他們的双手为着同一桩事业而搏斗的时候，全法兰西就会以一致贊美的和感謝的呼声来回答他們。因为我們国家有三千五百万居民，其中至少有三千万居民傾刻間就能明白：幸福决不是一种幻想，某些人的恶念至今是众人不幸的唯一原因。由此可見，我們对于在大地上建立平等的王国，即建立正义与和平的王国，以及建立由平等所产生的德行的王国，和由平等所賜予的幸福的王国的可能性，是不应加以任何的怀疑的。何况，为了剝夺某些人早就享有的各种可耻的特权，罪恶与欺騙是允許加以报复的。可是，一代一代的人对于像正在酝酿中的斗爭那样可怕的事情，还是一无所知，对于像将成为斗爭后果的奇迹那样美妙、那样令人欣慰和那样崇高的事物，同样也是一无所知。

論证不可能恢复十八世紀业已給予最后打击的那种制度，論证不可能再延长那个长期残酷地压迫人民、长期使人痛苦使人悲

皮佑

伤的制度的寿命，最后，还要論证必須尽可能快些宣布下面这些原則。这些原則应当消除人类一切痛苦，让人民认识自己的尊严，并保证他們能够享受自己的权利。我认为，上面这些是我們能够向世界所作的最伟大的貢献之一，因为这是留給我們珍惜自己的鮮血和眼泪的唯一方法。这本小册子的特殊目的就是如此。

二、最高的社会理性还成問題

我們看到人类接連不断地取得胜利已经有三千年了。在科学領域里，人类发明的东西是这样奇妙，以致人类自身也时常怀疑这些发明是否眞正是自己发明出来的；在技艺領域里，人类作过这样一些巨大的改进，以致当你一个又一个地研究这些改进的后果时，你发現你面对着这一类誘惑物不禁要問自己：当人类失去了用这种方法为自己創造出来的无数資料的时候，他們怎么能够生存下去！然而，人类的苦难还是一个世紀又一个世紀地有增无已；生活的困难变得越来越多了；死亡率按可怕的級数增加了。应不应当由此得出結論，說科学对人类有害，技艺如果不給人类带来巨大的損害本身就不可能存在呢？不用說，这是判断能力非常薄弱、特别是观察力非常貧乏的证据。

不，科学决不危害人类。相反，正是因为有科学，人类才能得到幸福生活，即达到生活的极端美滿之境；因为人类只有利用科学才能认识祸福，才能避祸得福。

不，各种技艺对人类也不会发生危害，因为技艺和科学的关系，正和人的手同人的脑的关系一样。这就是說，它們乃是一个統

一意志的忠实执行者，而这种意志又鼓舞它們并推动它們前进。由此可見，应当到其他地方去寻找我們不幸的人类受苦受难的原因，或者更正确一点說，就是要赶快去揭露那种毒害人类幸福泉源的有害势力，因为这个有害势力把幸福泉源变为浊流，人类則从浊流中一大口一大口飲下毒液而死。

另一方面，沒有哪一个民族不经历过許多次革命。这些革命中有一些革命是完成了，无疑的，这些革命注意到人类的幸福生活（我不說它們光只注意到这一点）。至低限度它們是由那些眞誠热爱人类、眞正希望人类幸福的人所完成的，并且也是为这些人而完成的。但是，当这些革命一旦成功，当一些长期策划革命的人一旦当权，一些个别的人就心满意足，其他許多人則感觉到受了触犯，而大众的命运則肯定仍旧同他們在坏到不能再坏的时候一样。明天仍然和昨天一样：有主人和奴僕，有驕奢淫逸之徒和一无所有的穷汉，有騙子手和受騙的人，有伪君子和蠢汉，有叛徒和胆小鬼，有暴君和奴隶。明天将和昨天一样：有罪犯和悪人在其中过着荒淫无度、吮人膏血的生活的宫廷，也有淸白而有德行的人在其中背着劳苦、屈辱和貧困的重担咽完最后一口气的茅屋。

由此可見，在我們今天以前所完成的一切革命，其唯一的結果只是把特权从一个阶級手里轉移到另一个阶級手里。可見，尽管革命之后发生了某些变革，但人类的命运实质上和从前沒有两样。可見，最高的社会理性仍旧原封未动，仍旧大成問题。但是，哲学旣然終于成功地证明了人类不是什么人的私有物，所以人类只应当为自己固有的利益而采取行动。由此可以得出結論：未来的革命，那是不可避免的，决不应步以前一切革命的后尘，在任何方面都不

应該凭借它們的权威（不过却要論证它們对于解决社会問題无能为力）；未来的革命有权走另一条道路，采取另外一些原則，使用嶄新的方法。

三、过去和現在的差別

昔时人民相信，他們命中注定是某〔人〕的私有物。这个信条在他們的脑子里已根深柢固了，而其他一切教导他們的信条，一切成为精神生活的学說，一切构成物质生活的行动，都力图使他們保持这个信念。因此，当他們完成一次革命之后，除了以一个坏主人来代替更坏的主人外，或者是摆脫一个阶級的束縛和虐待，而把自己交給另一个他們认为比較不那末残忍和恶劣的阶級外，就沒有别的希望了。他們光只屈从于眼前盲目的需要，而缺乏預見未来的能力。旣然这种需要得到滿足，或者差不多得到滿足，他們就完全忘了自身所受过的种种痛苦，而漸漸安于一向所处的奴隶地位。于是，他們的极端穷困的处境成了他們的新主人維持統治地位的最牢靠的支柱，因为旣然历次革命都不能改善他們的处境，那末，他們何必要鬧革命呢？虽然历史证明：許多次起义都是由他們那方面发动起来的，可是，他們只是在自己身受的苦难，或受辱于一个非法的主人的强烈的感情把他們的慣常的冷淡态度变成任何力量都遏止不住的义憤时，才会断然采取这种手段的。順便說說，这也就是他們手中的唯一的手段。我們的永垂不朽的93年革命絲毫不同于以前历次革命。这并不因为它給人民产生了直接的結果，我肯定說，人民的境遇在革命之后空前恶化了——这是一个我願意

論证多少次都不会威到厌倦的眞理。可是这次革命把人民推上一条嶄新的道路。人民沒有走完这条道路，誰也别想使他們离开它。这次革命提供了初步的经验，人民在不太长的时期內将从这些经验中得出結論。革命告訴人民說：这就是一条必然会把你們引向幸福的道路；我扫除了迄今阻止你們得到幸福的一切障碍，現在你們脑子里怎样想，就应当怎样去做；我的使命是让你們认识自己的权利，你們应当爭得这些权利并保证自己永远享受这些权利。

在93年以前人民头上有主人，从93年起人民又有了剝削者。騎在人民头上的主人分为几个不同的等級，尽管他們常常为了私人的特权互相鈎心斗角，可是，他們都一致认为人民是賤骨头，生来只是为了滿足他們的需要和滿足他們的癖好的。人民的剝削者又分成几个帮派，他們互相猜忌，互相厌恶，甚至常常达到很激烈的程度，可是，他們对于同自己的存在生命悠关的問題，意見却是一致的，例如：社会財富应当抓在少数人手里，尊敬、荣誉和富裕——一言以蔽之，即生活上一切方便、一切快乐都应当毫无例外地归他們享有。

为此，他們这样来組织社会，即让大众永远保持无产者的地位，也就是使大多数人注定終身不断的劳动，而劳动的結果仅勉强能够滿足他們当时最低限度的需要。这样就使大众永远不能享受到他們那帮人所享受的种种好处，而他們則把大众的全部劳动果实据为己有，把管理众人的权力据为己有。一切政治制度的始終不变的基础就是如此。在法国自从号称热月政变分子那一帮人战胜了高尙的山岳党中一些不朽的成員以后，就換成了这一套政治制度。只有山岳党的党員們才集中全力来建立眞正的平等，虽然

他們还沒有建立起这种平等，甚至还沒有很好地了解这种平等。所有这帮人尽管表面上各不相同，而共同的精神却是一样的。他們从那时起窃据了国家政权，以后就互相爭夺权力。我把复辟时期的自由派同現时的貴族共和派都算在这类人中間。貴族共和派同其他帮派一样，只是一个仇視人类的帮派。只要他們所打的明日的旗帜不能保证他們目前得到享乐，不能保证他們将来有統治的机会，那么，他們就会抛弃这面旗帜。我們能不能作到使人民免除这种最后的灾难呢？我們相信能作到这一点。

四、这些帮派是怎样取得政权的

哲学家們为了使人民懂得一个显而易見的眞理，曾经付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努力。这个眞理的证据从人們睡在搖籃里发出含糊不清的声音时候起，直到被坟墓所吞沒、被消溶在永恒的靜寂中止，每一瞬間都在他們的眼前不断地翻新。这个眞理就是：人类就自然权利而論原来都是平等的，大家从一个起点出发，并且都达到一个共同的終点。

我本来以为这个巨大的发現将产生彻底解决社会問題的直接結果。可是，事实完全不是这样的。随着論证这个发現的科学变得越来越为人們所接受，这个发現却变得越来越成問題了。怎样会发生这样的事呢？因为現时的人类的剝削者并不怀着当时曾使它的主子們变得极其愚昧无知的无为心情，他們总是处心积虑地不惜用任何代价来保住被他們攆走的、被他們取而代之的那些人的特权——这种特权他們現时称之为旣得权利。他們集說謊、伪

善、欺騙、恫吓及暴力之大成，并借助这些卑鄙的手段，利用改头换面的办法，做到在一个不稳定的期間內保住那一些好处。正因为我們熟悉对于不平等社会制度的可怕的控訴，正因为我們能够证明：不平等社会制度是产生一切灾难、一切恶德、一切罪行的污浊的源泉（这些罪行正在改变每个人在不断流泪和流血的舞台上应走的生活道路），所以，我們出来宣传尽快地废除〔这一制度〕的必要性。

废除不平等制度！可是，这几个字眼究竟有多大的魔力呢！？褻瀆神明的行为对于充滿宗教狂热思想的人們从来都不曾引起这样迅速的反应。我刚刚說出这几个字，就已经看到无数匪徒怀着疯狂跳动的心，睜着充滿敌意的眼睛，口中发出威胁的狂言，手里拿着利刃，准备向我們猛扑过来。

你們是一些多么不知好歹的人呀！你們就看不見我們是来割掉长在你們胸部，使你們万分痛苦的毒瘤嗎？你們就看不見我們和那些推翻一个接一个的国家的改革家毫无共同之点嗎？你們就沒有看見我們出来是要为人类实現一些庄严的諾言嗎？特权阶級或各帮派常常对人民許願，但就是从不兌現。原来許願已成了首先想着滿足自己虛荣心和貪欲的这帮家伙的手段。然而我們呢，我們出来是要給那些力图把人类重新拖入屈辱地位的特权阶級以致命的打击，因为他們还存在着重新夺回昔日統治权的痴心妄想。我們出来是要同所有接替特权阶級，并且其高压手段比特权阶級的更伤害人的自尊心的各个帮派决一死战，因为这些家伙虽然不能否认他們夺取政权时所揭櫫的一些原则，可是，他們却用花言巧語极力使人民忘記这些原則。他們所以这样作，为的是他們除了所掌握黃金的力量外，已沒有任何其他的力量；为的是他們除了拜金

主义的道德之外，已沒有留下任何其他的道德。

五、这些帮派不可能保持政权，在平等中沒有什么甚至可使特权分子感到恐惧的东西

有些人对我們說，你們想望的东西实在太好了，人类哪能达到这样高尚的道德水平呢？可見，要是不能斥責被我們看作罪魁祸首的那些人的行为，那么，任何人都会把自己所有的恶德都归咎于我們，甚至还会认为不应該听我們的話；这主要是因为我們的那些原則使他們有理由认为我們心里的美德未免太高了。旣然恶行的王国使人类沾染上洗刷不掉的污点，那末，它会把人类拖入到如何骯髒的泥坑中去呢？說这样話的人有沒有好好想一想自己所說的話究竟是什么意思？他們是否知道自己的話就等于下面这派話？人类中大多数人都缺乏分清正义和非正义、善与恶、美德与罪行、貧困与富裕的能力。特权注定是給某些特权人物享受的，因此，特权人物有权按照自己的方式統治人民。这种权力将維持多久呢？要維持到出了一些更机灵，即更狡猾、更虛伪的人物向当权者夺得政权的时候为止。以后又会发生这样的事变，紧接着这些事变之后又有新的事变，直到最后除了死尸和灰烬之外什么也不保存下来。

古代那些阶級所享有的威信业已被破坏无遺了，而你們所希望保存的不平等制度，除了这种威信以外是沒有别的靠山的，你們怎么沒有看見呢？

如果奴隶不信奴隶主是靠着凌駕于他們两者之上、不受双方

的意志所左右的某种力量而获得自己权力的話，难道你相信奴隶会去服从自己的主人嗎？你們希望有奴隶或臣僕，情况完全和这一点相同。可是，当他們认为自己比你們更聪明、更能干的时候，你們究竟靠什么来使他們服从呢？你們要办到这点就只有靠监獄、苦役、霰弹和断头台了。可見，这些是不平等制度能够依靠的唯一基础。这些是93年掌握在想保存不平等制度的那些人手中的唯一的維持威信的工具。

总之，你們不需要从各方面限制你們的眞平等，你們懂得为了把实現眞平等施延一段时間需要什么样的一些条件。下面两个手段总有一个是必需的：或者你們恢复有利于93年中已被消灭了的旧制度的那个办法，这就是让群众重新陷入愚昧无知的状态中，并捏造出一个神灵，让群众也像你們那样假惺惺地信奉它。或者你們就应当拿起斧头不断地斫掉一个又一个地抬得似乎同你們的头顱一般高的无数头顱。

这两个手段中的头一个手段不可能实行。我认为我毋需使你們相信这一点。第二个手段在一定时間內可以使你們得到胜利，可是，它会在你們的脚边掘开一个深渊，你們将来必然会身敗名裂地掉入这个深渊中。当你們认识自己的非正义性，并相信自己将会失敗的时候，而你們却还支持这样的战爭，这不是意味着把盲目性和残忍性发揮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嗎？

你們因为不能使我們信服，所以就想方設法地来打动我們的心，你們把自己說成是平等的受害者——你們也不再能够滿足不平等制度給你們制造的那些欲望和恶习了。眞的，扮演这样一个角色对你們确是一件惬意的事！让你們去看看你們这些恶习和人

为的欲望所造成的无数受害者，以便使你們自己相信他們关于这方面的意見，难道是我办不到的嗎？可是，我却宁願当着你們的面让自己做一个传布他們的見解的人——这样便把事情快一点弄个明白。

因为某些人有稀奇古怪的要求、狂妄的願望和不正常的癖好，难道为了滿足他們这些要求、願望和癖好，全人类就应当明知故犯地让自己陷入貧困的境地嗎？为了让人类中不到百分之一的一小撮人居住高楼大廈，全人类就应当甘心蜷縮在挡不住一年四季恶劣气候的破烂的茅草棚中嗎？为了让这些人能够穿罗着綢、飾金佩宝，人类就应当只穿破衣烂裳嗎？为了让他們終日游手好閑，人类就应当昼夜工作嗎？为了让某些人能够飽餐价格昂貴的珍饈美餚（每一片食物上所花的劳力、所操的心、所流的汗和所经过的手续，超过了二十个家庭一餐的花費），人类就应当餓死嗎？就应当去吃经常做得味道恶劣、不合卫生、而且数量不足的粗劣食物，反而认为自己是过着十分幸福的生活嗎？！

人类号召对这些违反眞理的現象实行反击，已有五十年了。正当人类的审判就要开始的时候，你們竟敢責难他們不公道，怎敢〔利用这点〕作为一个无限期地拖延人类幸福的实現的假設理由！平等果眞这样可怕，以致它給予你們的恐惧，使你們在这一方面迷失了方向嗎？难道它制定的法律对于你們和所有的人不都是一視同仁的嗎？难道它强迫你承担义务，却免除了别人的义务嗎？难道它不是像保卫每个人的权利一样地来保护你們的权利嗎？請你們正視它一眼吧！当你們对它有更好的认识的时候，也許你們就不能不同意它必然会像給别人造福那样地給你們造福，只要你們不

是恶魔的話。可是，你們也知道，当恶魔危害人类生存的时候，人們会怎样来对付它們的。

六、平等規律的原理

人类是由价値絕对相同的生物构成的，他們內部不許有上下、高低、大小、强弱、驕傲和溫順、剝削者和被剝削者之分，說得簡单一点，就是不容許有奴隶主和奴隶之分；不管人們給这些不公平的阶級划分，給所有这些可恨的等級什么样的名称。要知道这些阶級和等級过去是而且今后还可能是违反自然的規律的，亦即一切規律的永恒的基础。

离群索居的人决不能算是处在正常的状态，因为在那种情况下，他旣不能发揮自己的天賦才能，又不能满足自己的眞正的需要。

社会的目的在于尽可能地給它自己每个成員以必要的福利，保证每个成員能够满足自己眞正的需要，而每个成員对社会应尽的义务則是为大众福利貢献自己的全部能力，以报答自己所获得的福利。

从这里得出一条包含整个平等規律的原理，即人人做他所能做的，人人做他所应做的。当大家都拥有必需的东西的时候，每个人就有权利满足自己的眞正需要。

利益和快乐均按必需的程度分配，悬殊的現象在任何以平等为基础的社会中都是不能容許的。

共同的理性由大量的个人理性汇合而成，个人理性則来自健

全的、和充分使用个人的全部才能的思想。

科学是輿論的唯一指导者，輿論是唯一的至高无上的統治者。

身体的素质指的是像健康与体力那样的东西而言的，精神的素质則指智慧的广度和深度而言的。这两种素质在拥有它們最多的人和拥有它們最少的人之間，不应該造成任何的差别。但义务不在此例，义务放在头一种人身上，头一种人承担的义务較之第二种人所承担的就要多一些。

因为管理共和国或公社所必要的各种职能只是一些义务——像每个公民为社会福利而履行的一切义务一样，它們不能成为某人在滿足肉体需要或精神需要上与众不同的借口或理由。

因为平等不許有任何神秘的或宗教的教条，它对值得受尊敬的人除給以社会尊敬之外，不允許也不給予其他的奖賞。基于平等精神的教育，使他懂得这就是他所能得到的最高的奖賞。

对于全世界各国人民来說，不論他們所住的地方的天空和地理位置有多大的差别，平等規律的原則都是适用的。

平等規律的精神就是如此。現在我只作这点簡单的說明。以后，在《平等人的历史》一书中，当我开始研究平等人的社会組织的时候，我将充分闡明和发揮〔它的〕原理。

七、公有制是平等規律的唯一眞正的体現。实現公有制的方法

任何人只要仔細想想我在前一节里所确立的那些原理，他就会懂得我决不想像普洛克庫斯特斯那样，利用死亡的威胁下硬把

刑床上的人的身材拉得跟刑床一样长。①

同时也希望不要用土地法②和罗伯斯比尔主义这种陈詞滥調来攻击我們。在我們看来，格拉古兄弟和山岳党人才是为人类幸福而牺牲的光荣的殉难者。我們极力效法他們的崇高品德和大无畏精神，但我們决不采用他們的社会組织方案，就像决不采用中庸制度一样，如果真有这种制度存在的話。

我們的一切原则、一切見解和一切願望可以归納为三个字，即：公有制。

以后，我們将要論证：除了这种制度而外，不会有任何平等、任何自由、或任何博爱。換言之，即不会有任何人类的幸福。稍后，我們还要論证：这个伟大的行动不容許采用任何治标的办法。

可是，有人对我們說：如果人类不要这种制度怎样办呢？

那末，我的答复是：要是比塞特③的居民們不願意淋浴将怎么办呢？……

① 普洛克庫斯特斯是希腊神話中的拦路强盗，他把捉到的路人綁在铁床上，如俘虏身材长过铁床則断其足，不及铁床的則把它硬拉得跟铁床一般长。——譯注

② 指十八世紀法国大革命前后所实行的土地法。——譯注

③ 巴黎的一个因設有疯人院而出名的郊区。——譯注

平等人的历史

或

在人間建立絶对平等的方法

让·雅克·皮佑著

为了使历史成为有用的东西，必須让它不仅讲述已做过的事情，而且特别要让它讲述应該做的事情。……

第一卷第一期

巴 黎

«人民論坛»书店

巴甫林尼胡同7号(医务学校附近)

1840年

两 項 声 明

一

在拙著《既无宫廷，又无茅屋》一书的序言——告《人民論坛周报》讀者中，我說过下面几句話："問題就是这样的，这也就向我的讀者說明了，为什么我被列入1839年5月那些所謂**杀人犯**的名单中。"

在我的手稿中，**杀人犯**一詞后面写有参考脚注的字样，脚注是："**警察口吻**"四字。

承印这本书的印刷厂老板不出我所料，屈从于某一敌对势力，不顾我的明确的坚决的要求，擅自删去了这个脚注，妄图达到妨害讀者正确理解这个名詞的目的。

我不知道该請誰来适当地处罰这种恶作剧，以泄心中之憤，只好以下面这一想法来寬慰自己：既然**杀人犯**三个字下面是打上了着重号的，那末，讀者一定不至于誤会我的本意。我以为这个詞儿本来就是这样的。

然而，我还是一有机会就加以利用，以便来消除这方面可能发生的一切怀疑。因为我宁願让警察老爷把我列入所說的**杀人犯**名单中一百次，使我跟他們共命运同呼吸，也不願让他們或所有其他的人哪怕只在一刹那間怀疑我对他們的眞情实意。

二

現在我們开始談談«平等人的历史»这本书。

“它的內容将分几卷写完呢？”

“我决不願回答这个問題。我只請求讀者把我寄給你們的每一卷都仔細保存好，我并且預先告訴讀者：每卷末都会加印一张全卷总目录，并将附送封面紙和釘书釘，以供装訂全卷之用。”

“每卷哪一天出版呢？”

“你收到的每一卷，都会載明下卷的出版日期。”

“全书几时出齐？”

“尽可能在最短期間內出齐。”

我为本书要告訴讀者的主要几点就是如此。我迫切請求每一位讀者（共产主义者和能成为共产主义者的人）一刻也不要忽視我即将克服的无数困难。但願讀者常常想到我在写作本书时的环境給我造成的种种困难。但願他們仔細想一想我要尽可能說得清楚一些的各种眞理。我說出这些眞理除希望用一些明确的证据好使他們信服以外，别无奢求。但願他們早一点深信我永远不会容忍欺騙行为，不論眞理怎样冷酷无情，我永远不会停止对它的追求。但願他們全心全意信奉那些产生完全平等的崇高原則，热心宣传这些原則，并尽自己的一切努力来促成这些原則的实現。这就是我在殫精竭力和受尽千辛万苦以后所期待于他們对我的唯一奖賞。无疑，对于我来說，为了实現这些原則，殫精竭力和受苦受难都是值得的。

平等人的历史
或
在人間建立絕对平等的方法

引　論

第一章　对現代平等人的宣言

从人类有史时代起，即从人类生活方式有資料可考的遙远时代起，我們就看到人类怎样经常在重重灾难之下掙扎着。不論这些灾难的名目怎样繁多和形式怎样千差万别，对于見到的人来說，它們总是可怕的；对于身受其害的人来說，它們总是残酷不堪的。

〔因受灾难折磨而〕丧失了理智和情感的人类，时而像骯髒的动物在泥濘里打滚，〔时而〕像美丽而怯弱的野兽提心吊胆地任別人猎获，〔时而〕沉湎于不体面的罪恶的念头，或者对于犯罪的严厉的申斥，〔时而〕把自己当作沒有生命的物体交給願意加工的人去作試验。

人类有时又因为受着痛苦或羞耻心的刺激，气憤若狂地站起来。他們拋弃固有的惻隐之心，不承认有公正的法律，双手举起了杀人的武器！——而不久以前，他們連暴君的最蛮横无理和最不公道的命令也都是小心翼翼地去执行。

最后，他們在自己的努力受到挫折以后，在胆怯、羞耻和嫌恶的巨大压力下，又开始消沉下来，重新陷入离开不久的泥濘中。他

們陷在那里发烂，一直等到新的危机到来的时候。如果他們在新危机中暂时还有点生机的話，那末，这新危机就必然同第一次危机一样，在他們身上留下了同样一些后果。

这就是历史上人类经常遇到的两种情况。这是多么值得惋惜的一些波折！人类好几千年以来就是在这些波折之中掙扎着，找不到走入佳境的途径！

造成这种无限长期悲观失望的紊乱現象的原因是什么呢？由驕傲自大变为卑鄙下賤，由最盲目的狂怒变为最不体面的怯弱，由恣意放纵变为忍飢挨餓，由残酷待人变为自己吃苦，由要求实行暴政变为因受暴政压迫而感到痛苦，最后，由最坏变为恶劣以及由恶劣变为最坏等等，这样有規律地递嬗不已的原因何在呢？

我們应不应該把这一些現象归咎于大自然的不完善呢？

任何时代都有一些十分乖张和十分冒失的人，急忙对这个問題作了肯定的回答。他們以一种狂妄自信的态度强使与自己臭气相投的人接受这个答案。这种非常恶劣的欺騙行径竟战胜了人类良心的最隐秘的警告，战胜了顛扑不破的科学证据，战胜了最明确的理智的声音；于是，一代接着一代地过去了，代代都发出痛苦和絕望的呼声，好像是对于自己后代的詛咒。我們寻求幸福，劳而无功。唯有平等能产生幸福，可是，平等始終沒有在我們中間建立起来。騎在我們头上的可憎可恶的統治者总是由更可憎可恶的統治者来接替。我們在反对可耻的不平等的斗爭中已经弄得精疲力竭了，可是，最后看到不平等制度仍旧屹然不动！……总而言之，痛苦……留給你們的是痛苦！

这是积重难返的愚昧无知，以及盲目的个人主义悲观失望情

緒对科学和人类心灵最隐秘的本能的挑战。……迟早总有哪一代人会起来回答这种挑战的。到那时候，人类刚刚行动起来——它在搖籃中就已经是一个巨人了。人类行动起来，不仅充滿着阻挡有吞沒人类之虞的不公道的浊流的决心，而且有着在短期內排干浊流的泉源，使它消失得无影无踪的信心。他們把自己的实力和自己的任务作了对比之后，自己就回答道："未来是属于正义的。留給残暴之人的是痛苦。残暴之人的需要和嗜好依靠人类一般生活水平絲毫不能得到滿足！！！"这桩事业已经开始了。

为了防止敌人的誹謗和避免对意外事件的忽視，应当随即声明：这儿所談的不是比徹底改变地球面貌更小的問題，而是好像比这个問題更大、更惊心动魄的問題；所談的是在轉瞬間要把地上的居民目前的生活改变成前所未有的新生活的問題；所談的是使他們忘却以前最刻骨銘心的一切事情，使他們蔑視他們以前最尊敬的事物，使他們一提起那些他們过去认为最足以自豪的习慣就感到慚愧，使他們把自己过去最喜爱的东西丢在泥土里任人践踏；——一言以蔽之，就是使他們对自己以前用最大热忱追求的一切感到不可抑制的厌恶，而对以前所不知道的东西或者加以鄙視的东西則孜孜以求之。

这是人类的理性想了好几千年的最伟大的、最出人意外的、同时对于保全人类又是最合理、最必要的一桩事业。

共产主义者們！这桩伟大的事业注定应該由我們来完成。我們不許那些鼠目寸光的政治掮客用庸俗而模棱两可的行話引誘我們离开我們的目标，因为这种人考虑問題用肚子盘算比用脑子思索的时間多得多，他們认为自己努力革命的目的只在于滿足自己

的无耻的虚荣心，并夺取那些世袭貴族的贓物以滿足自己的貪欲。我們也不許那些只图口腹的利己主义者用怯懦而愚昧的听天由命的态度来引誘我們离开我們的目标，因为这种人宁願卑躬屈节地向別人乞討，也不願积极地光荣地行使自己的光荣权利；他們竟决定永不去打听自己的主人是什么样的人，也不考虑沒有主人他們自己是不是能够过得很好。

昨天他們——政治掮客們和利己主义者們——还待在我們的队伍中，同我們一道为反对可耻的特权而斗爭。現在他們已成了我們的敌人，并且是比特权分子更加残暴、更加无耻的敌人。

我們不会为这种怯弱的变节行为感到伤心的，因为这种行为虽然扩大了敌人的队伍，但并不能巩固他們的队伍；虽然暂时縮小了我們的队伍，但并沒有削弱我們的队伍。我們中間一些有远見的人士早已預料到这一点，如果說他們还沒有早一些揭发这种奸細的行为，那并不是因为他們对此有所畏惧，而只是因为他們懂得变节行为是随着形势自然而发生的，他們并且乐得看到叛徒因为这种自我暴露而为人所不齿。叛徒和胆小鬼不但不是送給我們敌人的礼物，反而成了他們一个摔不掉的危险的包袱。

現在我們的形势再也沒有可以怀疑的地方了。我們懂得同誰斗爭，我們懂得要蔑視誰。要怜憫誰。好了！我們的大炮将瞄准得更好，而我們的射击将更加准确。

人类曾经是这样卑下，他們被輪流騙取了他們信任的人用阴险的手段蒙蔽住了，以致尽管我們的原則无比优越，我們的用心光明磊落，但是要使他們相信，形形色色的騙子手們不会出来声援我們的抗議，本来还得花費不少的气力的。然而，这些騙子手在盛怒

之下，竟让瞬息間的迷誤蒙蔽住了自己的理智，从而亲自出来大喊大叫地证明他們和我們之間毫无共同之处。这样一来，他們就使我們节省了相当可观的精力，因为我們都知道，为了博得公众的信任，和这种人划清界线乃是我們必須明确的第一个眞理。再沒有什么东西比他們在我們接近时表現出来的盛怒更好地证明我們眞正懂得平等，证明我們眞正看出需要什么条件才能使平等完善和不受破坏。

卑鄙无耻的政治小丑們早就享有宣传平等的特权，可是，他們还不能告訴我們平等是什么东西，又不能告訴我們，他們打算怎样来保障平等，——他們只希望有朝一日能够以爭平等为名来夺得政权，如同从前的暴君以不平等为名来进行統治一样。他們力图用模棱两可的詞令、含糊不清的說教和卑鄙无耻的自我吹噓来加以掩飾的秘密，原来就是如此。

他們深信这些冠冕堂皇的空話、这些胡乱凑成的、意义含糊的，因而极不容易理解的抽象概念能强为大家所接受，并且足以騙使大家把他們尊为唯一能够支配未来的天賦最高的人物。接着，他們便开始以合法的統治者的面貌出現了。他們念念不忘的，只是用什么方法来創造一种能够使他們占有已夺得的东西的形势。

他們甚至連想都沒有想到让什么人在同意授予他們政权以前問一問他們：他們打算采用什么样的政治体制？他們对这种政治体制的优越性提供了什么保障？驕傲自滿的毒害对他們的理解能力竟起了这么大的破坏作用！

你看，事实就是这样的。我們决不想算什么老帐，决不追究个人主义的投机行为，并且在評价效果时也只本着对原因的科学的

认识，但我們却希望认清楚他們可能获得的胜利会使人类生活发生一些什么变化。我們把他們所有一切杂乱无章的、构成各个党派政治术語的陈詞滥調投入邏輯的熔炉中。由于鍛炼的結果，我們发現其中充满欺騙、狡猾、奸詐、残暴、无知和矛盾，而被各个党派遺传下来的恶德腐蝕了的謀士們挖空心思想出来的一切阴謀詭計，其目的总不外使人民忘記一些重大的需要，牺牲一些生活必需品，以满足某些人的并非出于自然的，亦即病态的和狂妄的貪欲。

从我們口中着重說出来的，而还听得不大习惯的平等两字（其实这就是着重說出人人都容易懂的老实話），就足以使他們費尽九牛二虎之力才弄出来的一大堆阴謀詭計完全破产，足以使一些所謂根据才智而享受特权的人……和一些所謂根据門第而享受特权的人一齐滚入泥潭，并且也像后者一样永远暴露出自己的言行的虚妄。

使我們不能不向輿論界把他們当作盜匪加以指責的罪大恶极的行为就在这里。輿論界应当提防他們出来发表謬見，而他們所以处处对我們充满刻骨的仇恨，并且恶毒地嘲笑和咒駡我們的秘密也就在这里。

共产主义者們！我們絕对不要为这些卑鄙狂妄的叫嚣声而耿耿于怀。难道妓女和好色之徒不也是用这样卑鄙无耻的語言使好人难堪嗎？他們所以如此，只不过是因为好人的嘉言善行更加显示出她們的无耻行径的卑汚罢了。今天肆无忌憚地对我們进行的一些重大侮辱，如果不受到制裁的話，那末，明天他們就会对全人类进行同样的侮辱！推翻我們的原則是不可能的！成为特权牺牲品的一些阶級現在已大大地提高了觉悟程度——已敢于当面公开

指責特权分子了。这就是他們所以力图破坏这些原則，力图污蔑公开信奉这些原則的人的緣故。謾罵不能成为論据；所以，只能使我們提高宣传我們的原則的热情，只能使我們下决心来反駁这些謾罵。这是我們报复敌人的最可靠的办法，也是揭穿那些妄想使人类相信这些原則不是为它确立的人的伪善的最有效办法。

只要我們保证大家同我們自己一样享受同等的权利，只要我們采用的社会組织制度这个事实证明我們是处于普通人的地位，那么，不管現代社会如何腐敗，就沒有一个等級，沒有一个帮派能够反駁我們这些无可怀疑的論据。

我們的东西不比别人多一点，也不比别人少一点！这是我們的格言，这是我們的旗帜。所有那些沒有被驕傲的毒素蒙蔽的人，所有那些决不自甘卑賤而完全墮落的人，一旦认识到我們，就会同我們肩并肩地站到这面旗帜下来。

对于社会我們究竟有什么可以担心的呢？难道每一个想使用各党派根据所謂正义而接連不断地用以玷污和誣蔑自己的鬼話来反对我們的人，不是因为一开口解释我們的原則就陷入狼狽不堪的境地嗎？

难道国王們会責备我們，說我們想搶占他們的宝座嗎？

平等人决不承认統治者，他們討厌任何人統治人的现象……所以，我們决不想做国王。

难道宫廷的侍从会責备我們，說我們想攆走他們，以便搶占他們的位置和穿上他們的卑賤的服装嗎？

平等人宁死也不肯过卑鄙下賤的生活。对于他們的人格給以应有的尊敬：这是他們受自尊心驅使所力图得到的最可宝貴的福

利。他們既不願撒謊，又不願向同自己一样的人諂媚乞怜……因此，他們并不想当宮廷侍从。

难道僧侶会責备我們，說我們想推翻他們的偶像，以便在我們的心灵中用别的偶像来代替它們嗎？

在我們看来，只有科学的权威在不断扩大。科学消灭一切神話，除物质的基本属性以外，科学不承认人类規律有任何其他的依据。因此，我們决不想做僧侶。

难道富人会責备我們，說我們想剝夺他們的財富，想照他們的榜样占有和享受这些財富嗎？

在平等制度下，一切都归众人享用，誰也不許占有它，誰也不許濫用它……因此，我們并不想取代富人的地位。

难道劳动人民会責备我們，說我們想依靠他們生活，說我們也想剝削他們嗎？

我們宣布的法律，只把生活資料交給那些靠自己劳动理应得到这种資料的人，或者交給那些因疾病不幸丧失了劳动力的人……可見，我們决不想过寄生生活，我們也想成为劳动人民。

难道那些深受飢寒交迫和受可恶的不平等制度給予他們的其他灾难所折磨的不幸者，会害怕我們由于健忘或疏忽而仍旧让他們陷于极端貧困的境地嗎？

当伟大的平等的太阳放射光芒的时候，他們就会同我們一样获得住宅和衣服。他們将同我們一同进餐，而我們的餐桌就是他們的餐桌；他們将坐在我們的炉旁取暖，而这个炉子也会成为他們的炉子……因此，我們不願再有乞丐，如同我們不願再有富人一样。

由我們策划的大革命所誕生的有組织的政权，一开始就会創造条件使自己完全不能騙人，也不能受騙而离开建立政权的目标。它将以自己的初步行动向人类表明：从今以后人类再也用不着害怕像过去那样駭人听聞的灾难的景象了，因为它这些行动的直接后果就是使任何改头换面的不平等制度一去而不复返。

我們是强而有力的，比起以前一切試图革命或完成革命的人来更加强而有力；因为我們知道，誰也不能推翻我們的原則，任何一个公正的人都会情不自禁地希望这些原則获得胜利，而且每一个有才智的人在研究和弄清了这些原則以后就会承认它們是容易推行的。我們之所以强而有力，还因为我們知道：所有疯狂地攻击这些原則的人，从极穷的工人到极富的寄生虫，从最腐化的荒淫无度的分子到最純洁的公民，从怙恶不悛的罪犯到最有德行的人——只要他們一刹那間能够了解我們所宣告的美滿生活，只要損害他們心灵的毒物或蒙蔽他們的眼睛的綳带，能够在某一刹那間不再妨碍他們的感觉力和麻痹他們的理解力，他們就会很快起来响应我們的号召，与我們共同努力。

我們已徹底了解了这些真理，我們已知道，誰也不能跟我們作对，无論迟早誰也不能驅使人类蔑視我們或者厌恶我們；我們究竟还有什么要做的呢？

我們只須用适当的詞句說出自己的原則，令人信服地說明把这些原則应用到实际上去的方法，并且毫不迟疑地孜孜不倦地宣传这些原則就可以了。不要忘記，我們的計划現在是可以实現的，过去两千年中也是可以实現的；或者說，它在任何其他时候都完全同現在一样是可以实現的，就是今天也是可以实現的。因为一些

有才智的人被引誘到錯誤的道路上去了，需要指引他們回到眞理的道路上来；由于大量的不幸事故总是隔不了多长一段时間就接二連三地出現，所以，我們的計划才这样迟迟地被人所了解，所以，我們的計划还停留在理論阶段。現在敌人对付它的唯一办法是把計划的实現时間拖延到无限遙远的将来；而不是扼死它；因为在它刚刚出世时旣然扼死不了，現在就更不可能了；而使用拖延手段从我們方面只会得到沉默、除沉默外絕对不会再有别的什么了。

我們的敌人非常相信这个办法，他們大多数人一看出这个办法眞正是他們手中还留下的最后的王牌时，就裝出仿佛他們懂得我們的原則，喜欢我們的原則，并且同我們一样——甚至还胜过我們——希望实現这些原則。所不同的只是他們故意大喊大叫，說宣传这些原則的适当时机根本沒有到来，只应当在极遙远的未来才考虑采用它們的問題。原来，他們就是害怕我們的呼声！他們就是想用这种誘騙的办法使我們閉口不言！

眞的，这个罗网的漏洞是太大了，撒网的厄斯科巴尔分子是太沒有经验了，以致使我們能够怀疑，恐怕連一个共产主义者也不会墮入这张罗网中。但是，在結束本章以前我不能不觉得有必要注意两三个要点。这几个要点可以揭发制造这种謬論的人的狡黠的詐騙本領，或者揭发他們的罕見的愚蠢行为，或者甚至是旣揭发了他們的詐騙本領，又揭发了他們的愚蠢行为，因为两者决不是像許多人可能設想的那样不可以并存的。

一开始就得明确指出，那些作这种論断的所謂卓越的社会主义者也就是下面这种人：这种人时时刻刻都在找寻理由夸大其詞地宣說，被他們称之为人民的人都具有卓越的才能、高度的智慧和

惊人的品德。

那末，你們知道不知道，他們想出来用以证明必須把实現我們的理想的时間推迟的主要理由是什么呢？下面就是他們的主要理由：

他們說："虽然这种社会組织的确是唯一公平合理的社会組织，可是，現在要人民接受它是不可能的；因为人民还不了解它的优点，也許，永远不能了解它的优点。"

可見，他們时时刻刻用夸张的詞令加以贊美的所謂具有眞知灼見的人民是太愚蠢了，以致竟宁願选擇一个能保证自己享受全部权利和滿足一切需要的制度，而不要其他任何一种制度，尽管在那种制度下面，他們在某些人恩賜残羹剩飯的范围內可以享受一些最必需的生活資料。說他們是存心用这种关于人民最具有眞知灼見的令人討厌的虛伪的吹嘘詞令来麻痹人民，这难道不是实話嗎？

他們又說："如果人人有着同等的吃飯权利及机会，那就沒有人願意工作了。因此，为了有人做工作，让一些人占有一切，而另一些人却一无所有或是几乎一无所有，这乃是极端必要的！"

請看，人民显示出多么惊人的道德水平，显示出多么伟大的正义感啊！

他們还拿教訓的口吻对你們說："如果沒有一些人占有比人民住宅較为漂亮的住宅，如果沒有一些人穿着比人民穿的衣服較为华丽的衣服，如果沒有一些人吃到比人民所吃的較为精美的飲食，那末，人民就会对誰也不尊敬，就会拒絕履行自己最公正的义务，就会只想过最可怕的放蕩淫佚的生活。这样一来，人民就不配享

受平等。”

这就是所許諾的对人民高超智慧的报酬！

这算是什么样的伟大政論家，这算是什么样的人民之友，他們的邏輯是什么样的邏輯啊！

我希望，«平等人的历史»会有效地打击这一切就枝节問題进行詭辯的自相矛盾的企图。这些企图是由愚蠢的驕傲、卑鄙的虛荣心和盲目的偏見产生的（凡事不求甚解的习惯必然使智慧不高的人产生偏見）。本书的目的在于根据事实的经验論证以下各点：

一、存在着产生人类生存眞正条件的一个共同原則；

二、任何不受这个原則规范的，或违反这个原則的各个結論的集团或人群都只算是烏合之众，他們彼此之間总是勾心斗角，互使对方生活困苦，以至于无法生活下去；

三、这个原則就是科学，科学的任务在于认识物质的重要属性和評价由物质属性所产生的后果，因为物质属性是后果的唯一眞实的原因；

四、絕对的社会平等乃是科学的唯一要求；

五、公有制不实行，平等就絕对不可能实現，因而社会也不能生存下去；

六、如果人們拿与平等的眞义正好相反的观点来看待平等，那末，平等是不能实現的。一俟科学摆脫了束縛它和压迫它的各种桎梏，一俟科学能够借其輝煌的光芒产生反映事物本质的眞理，絕对平等就会成为人类唯一可行的生活方式。

由此可見，讀完这本著作以后就能完全认识平等規律或公有規律。为了使人民从极有害的不平等制度中超渡到眞正幸福的境

地、即絕对平等的境地，必須采用公有制的办法；为了防止某些人反动或堕落，也必須实行公有制的办法。

我这本书是为这样一些人而写的：这些人虽然陷入了个人主义的享乐和痛苦的泥潭中(这是不平等制度造成的)，但心中决不是全无感觉的；他們虽然在无知和偏見的不良影响下(无知和偏見，乃是一种卑鄙无耻的統治手段，某些人就仅仅靠着这种手段使自己成为騎在人民头上的主人和剝削者)，但其理性絕对沒有完全丧失。既然这些人还有若干自尊心，还有若干关于眞和假、公道和不公道的概念，我仍有希望打通他們的思想，使他們的脑子里产生一定的印象；其实，不管他們的个人情况如何，个人的地位总是由目前紊乱的社会秩序所造成的。

但是，我主要是为你們这些有理智的有信仰的人而写作的，是为你們这一些正直、勇敢、学识淵博而又能够非常愉快地接受崇高的平等原则的共产主义者而写作的。你們人数不多，开始是各自为战，当你們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可以說是孤立无援的时候，你們竟胆敢教訓和抨击一个人数众多的沒有人性的腐化集团，并且赤手空拳地同他們搏斗！你們嘲笑他們的蔑視。蔑視他們的恶毒的嘲笑；你們不因他們的狂怒而退縮，并且你們不是不知道，他們能够拷問你們，能够惩罰你們，能够叫你們破产，以至于还能够杀害你們！……

但是信心，即对自己已认清的原则的确信不疑的信仰心，是眞正的大无畏精神的唯一泉源。紀念共产主义者，这是留給后代一个用以证明这个眞理的出色的证据，而上述的集团在你們走近时吓得发抖，则是用事实证实了自己的供詞。它已承认你們对它的

权力的打击是沉重的，但它坚持不退……〔由于〕你們在进攻中缺乏经验，〔由于〕你們在可能胜利的場合下还讲客气，所以，它对于你們的各自为战的努力还可以长期进行頑抗。

我准备让你們听听集合的号音，向你們提供令人信服的理由，提供战斗的武器，还給你們提出能使你們从胜利中得到教益的建議。

为了将来能够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博得好評，我希望你們这样热情地跑到絕对平等的旗帜下来，决不是想在这个时候来維护你們自己的权利，而是想維护众人的权利；决不是想在这个时候少做一些工作，而是想比誰都要多做一些工作；决不是想使你們那里不再有主人和被剝削者，而是想使誰都同你們一样，既不是奴隶，又不是被剝削者；决不因为赤貧或屈辱对于你們是沒有什么可怕的，而是因为这时候众人的人格同你的人格一样都会受到尊重，因为这时候大家都同你們一样是幸福的！……

我希望，你們之中无論是誰一开始宣传公有，每次都能够毫不迟延地和毫不动搖地答复可能向你們提出来的一切指摘。〔只要〕这些指摘不是荒謬絕伦的，就不管它們是关于方法方面也好，或是关于目的方面也好，都必須作出答复。

共产主义者們，但願信任和友誼能够在你們中間长存，并且能经得起任何考验！但願对于暴政，亦即对这个可恶的不平等制度化身的不可調和的仇恨心长留在你們心中！但願团結一致永远成为你們的箴言！但願精神集中永远成为你們的規章！但願絕对齐心协力永远保存在你們的願望中。我們很快就会跨过存在于我們和幸福的未来中間的鴻沟。我們是怀着多么迫切的，然而是多么

正当的焦急心情在等待着幸福的未来啊！

我刚才已把自己的心灵向你們打开了。为了我們的非常美好的事业，我刚才已经不卑不亢地把我希望为了我們非常美好的事业而同你們一道来做的一切都告訴你們了。如果我的期望不注定落空的話，那末，你們就都会有一份同我一样的权利指望获得胜利，因为你們朝气勃勃的精神，有力地替这桩事业作出了貢献。反之，如果我所做的事情比所希望的少一些或者差一些，那是因为我的力量不够，而不是由于我缺乏热情，也不是由于我缺乏信心——这是我永远不会有的事！

第二章　概论

現在我准备开始写人民的历史。五千年以来，人民都在不知有上帝和魔鬼，不知有天堂和地獄，不知有国王和等級，不知有大人物和小人物，不知有富人和穷人，不知有劊子手和罪犯的情况下生活着。最后，他們終于以亲身经验证明：人生下来就是要求过幸福的生活的，如果有人臨終才想到另外一种从新开始的生活的話，那只是因为找寻諒解乖僻行为及狂妄行为的表現，以及找寻諒解他常犯的自相矛盾的过錯的理由，較之找出犯过錯的眞正原因并在这方面努力改正自己，对他来說，显然是要方便一些。

这些人民曾经熬过了一切暴政时代，目覩过奴隶制度的一切变化，忍受过宗教狂热分子的各种卑鄙的迫害。一次彻底的革命終于使这些人生活在平等制度下才刚刚进入第三代。因此，如果要为他們眞实地描画这些经历之一，那末，在他們每六千多万人中間未必找得到四个人能够相信国王、神甫、富人或穷人有此可能。

他們在找到一个能滿足一切人的需要和抑制每一个人的不良傾向之前，曾经作过多少次搏斗，担过多少次风险，作过多少次无結果的尝試，得到过多少次危险的体验，流过多少眼泪和鮮血啊！

彻底探究人类持久不懈地在这个以眞理对抗欺騙，以公道对抗不公道，以权力对抗掠夺，以平等对抗利己主义，以自由对抗暴政的惊心动魄的斗爭中所作出的一系列的努力，揭发各个时代少数人为了把大多数人降低到役畜地位所采取的一切卑鄙手段；描画出每一个能懂得人的尊严的人、即懂得自己的权利和义务的合理界限的人所安排的幸福生活；发揮一些为人类生存条件所应依据的永恒不变的原則，凭借经验的令人信服的力量来論证采用这些原則是轻而易举的事——我在写《平等人的历史》时，給自己提出的目标就是如此。

我的讀者們无疑会一再对我的思想方法和立論方式感到震惊。由于預見到他們会局促不安，我认为在作进一步研究以前，有义务使他們提高认识，——提高认识的后果就是我們彼此都不会觉得拘束，批評的牙齿就会变鈍一些。在采取了这种預防措施以后，我就不会害怕誰下毒药或注射毒針了。

总而言之，我要大声疾呼地宣布，我絕对沒有奢求什么文学上的地位。如果将来有人讲到我时，我希望他們会說：“这个人认识眞理，他热爱眞理胜过于一切。他把自己的兴趣、自己的恋情、把自己对幸福、福利、荣誉、尊严的希望，甚至把自己的生命，——总而言之，是把人們看作最有价值和最珍貴的一切都献給眞理。为了眞理，他不怕暴君們的狂怒，不怕牧师們的阴险而刻骨的仇恨，不怕剝削者的报复和低能儿的嘲弄”。至于他們会不会說，“这个人是

一个著述丰富的优秀作家,他有着討自己同时代人喜欢、引起同时代人注意的才能;应当把他看作是和毕生諂媚国王及其僕从、巴結財主、頌揚出卖灵魂者、宣传欺騙手段、歌頌恶习敗行的形形色色的不朽人物相去不远的人”。——这与我毫不相干。

說明了这一点以后,我就开始来研究本书的主題。在研究本书主題时,我沒有其他顾虑,所顾虑的只是我不能把自己的見解說得足够清楚明白,使所有关心这个問題的人都能一目了然,使书中所闡述的原理和原则能够尽快地付諸实行。

第三章 «平等人的历史»写作计划

任何民族的历史通常都是一些統治人民的走运的强盗的又长又臭的家譜,是他們的阴謀傾軋、狂暴行为、荒淫无耻和恶行劣迹的令人作嘔的大杂烩。写这种历史的人不厌其詳地研究这些强盗的生活小节,津津乐道他們的无关紧要的个人行为。他們給这些强盗的最不值得一談的言論写了冗长的解释,其实这些言論假若是出自某一个无产者之口,那就多半会被认为是粗鄙的胡言乱語。写这种历史的人把强盗們的狂妄行为說成是庄严稳重,把他們的愚蠢的驕傲說成是威严,把他們的放蕩淫佚說成是对人殷勤的表現,把他們的侈奢浪費說成是慷慨好施,把他們寻仇报复說成是意志坚强,甚至把他們的好酒貪杯也說成是对于貿易的崇高的鼓励。他們有辱自己的种种卑鄙行为,如果不被看作是民族的光荣或民族的巨大成就的泉源,便被說成是他們所处的地位的必然后果。至于他們要加以描述的人民,在书中却只字不提。

写这种历史的人既不談人民居住地区的准确的疆界,不談人

民起源的确切的时間，不談人民兴衰的原因，不談人民的风俗和法律，也不談他們为爭取自由，为取得每一項成就所作的各种努力，更不談暴君经常为人民設置的擢髮难数的种种障碍。

总而言之，历史学家都是这样写作的：他們在給我們写某一个自由民族的史纲时，旣不教导我們如何爭取自由，也不教导我們如何保卫自由；同样，他們在为我們写某一个受奴役的民族的史纲时，旣不教导我們怎样去战胜那些卑劣的暴君，也不教导我們怎样去消灭这些暴君。因此，我希望，人們将因为我的著作不落前人窠臼而感謝我，我也希望人們不要把我这种独創一格的努力看作是妄想出人头地。

当我們評价一个已经灭亡的民族的史实时，其正确程度如何，以及我們从这一研究中应得到的結果如何，我內心深信两者必然要取决于我們对这个民族的关切程度如何，也就是要看我們在开始詳細叙述以前对这个民族的初步认识是否正确，同样也取决于我們在写这本著作以前提出的目的如何。

在交給一个从事科学游历的学者一項使命时，如果要等到他游历回来以后，才把这个使命的目的告訴他，那末，他怎么能完成交給他的任务呢？結果，他在旅程中的一切观察大概都成了无用的东西，他所得到的一切絲毫也不能用来解决所提出的問題。

我深信这个眞理，我在开始叙述平等人的历史以前，力求使讀者对平等人有充分的认识。

因此，我认为应該采取这一方法，因为它是引人入胜的一种最明确的、最明智的方法，同时又是一种最合理的方法。

«平等人的历史»将分为以下五大章：

引論;

奴隶时期;

革命时期;

合理时期或平等时期;

衰敗时期。

除开宣言、概論和計划三章以外,引論包括以下各点:

(1)平等人的国家的地理志,即对平等人在整个平等时期所占据的疆域的記述;

(2)論由于季节差别和地域差别而引起的气候的变异性,以及論因地制宜的生产多样性;

(3)关于居民的眞实的特性的一些哲学見解;

(4)当这些人最后实行平等制度时,他們終于采取的社会組织的总計划;

(5)末一节的标題为对一些不可思議的現象的解释,其目的在預防讀者受偏見的影响,因为不合理的教育使讀者受偏見的支配,結果使他认为一切不合乎他的現在的思維方式和行为方式的都是不可能实行的;由于这种錯誤认识,所以,只要不是他以前习慣于不加研究就盲目服从的那个政权强使他改变生活条件的話,他就坚决反对对此作任何的改变。

我不坚持說我所采取的方法是最好的方法。但肯于动脑子的人一定会认清它的眞实价值,而不大动脑子的人,由于这一方法培养了他的研究的兴趣,由于这一方法在这种工作中引起了他的轻松愉快的心情,因此也很快就会理解到它的全部意义。

第四章　平等人的国家的地理志

平等人的国家所拥有的領土就是現在以法兰西三字聞名于世的那个地区。但它的疆域比我們現有的国界还要辽闊一些。

这个国家的疆界，北部以北海及萊因河为界，东部以萊因河及阿尔卑斯山脉为界，南部以地中海及比利牛斯山脉为界，西部以大西洋及英吉利海峽为界。

这是欧洲一个辽闊而美丽的地区。它的居民由于在运用理智和伸张公道方面作了最崇高最有效的努力，所以終于有一天摆脫了一切統治，并且以后再也不用担心自己周围会重新出現新的主人。到了这一天，这个地区就采用菲利西亚为国名。用他們自己的話来說，这个名詞的意义就是福地或幸福之国。

因为他們深信本身的幸福完全依靠于他們刚刚建立起来的絕对平等制度，最后还因为他們彼此之間是否可望保持幸福，就要看平等能不能得到严格的維护为轉移，所以他們希望以后都称他們为平等人；为的是这个称呼是他們大家公用的，就像一切財物是大家公有的一样；为的是这个称号能使他們每个人不断記起自己的权利的价値和記起履行自己义务的必要性。

菲利西亚領土总面积大約为一万九千平方米里米。[①] 南北距离最长处从北緯四十二度二十分起到二十五度零几分止，全长为一百二十六米里米；东西最寬处从东经六度三分起到西经七度七分止，寬度为九十八米里米。长度极点南起比利牛斯山脉北至萊

① 一个米里米大約等于二个普通法里。——譯注

因河口，寬度极点东起萊因河发源地，西至大陆西部的尽头，和現在的威山群島隔海相对。

看来，自然本身业已注定菲利西亚要胜过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注定要成为眞理的避难所和平等的搖籃。

誠然，在平等人的国家的周围，还有着一些受宗教支配和受王权統治的国家，换言之，就是一些受欺騙的鎖鏈束縛和受非正义力量压制的国家，但平等人还是能够向全世界公开宣告：宗教的羈絆只是給愚人設置的，而王权的羈絆則是給懦夫設置的。虽然有宗教狂的人和拥护暴政的人决不会不在受迷惑的人民心中煽起仇恨，但平等人并不害怕这种仇恨的后果。平等人能够向那些寄生的、凶残无耻的、慣于靠剝削同胞过日子的、慣于把同胞当作卑賤的玩物、当作淫佚的工具，并以这种恶习敗德損害智慧、毒害心灵的衣冠禽兽公开宣战。平等人也能够把一些敌人加以消灭，而把另外一些敌人赶出国境，而不怕与他們一丘之貉的人替他們报仇，率領他們的走卒前来玷污自由的土地。

他們之所以有着这种安全感，不仅因为他們深信奴隶永远不能同自由人較量，不仅因为本国的永不枯竭的地力給他們提供了无穷的資源，而且特别因为他們从独立的最初一瞬起，就留心控制本国的天然疆界。历史越是向前发展，这个极其重要的措施的全部作用也就越发来得显著。

菲利西亚的海岸线，包括地中海、大西洋、英吉利海峽以及北海方面在內，合計起来超过三百米里米。萊因河流程一百五十米里米，阿尔卑斯山脉和比利牛斯山脉則长达一百米里米。可見，这个大国的国界线总长大約是五百五十米里米，或一千一百普通法

里。

平等人控制了国境上的天然疆界以后，就凭着这道坚固的籓籬把自己同世界其余部分隔离开来。这道籓籬虽然很长，但容易保卫。这就使得他們能够蔑視一切結成联盟的暴君們的徒然的掙扎，并且使他們能够保护各个被压迫的民族并为这些民族复仇。

在这个广大地区內，四面八方到处是起伏不平的土地，由于各种土壤配合得非常适宜，所以这个地区就成为一个最安全可靠的、最賞心悅目的、最有利于人类智慧的发展的、具有最有益于人类生存的丰富物資的地方，——总之，即成为一个使自己的居民最能丰衣足食和安居乐业的地方。

除业已提到过的两条作为天然国界的大山脉以外，还有几个比較不高，但較寬广的山脉分布在国內各处，它們的为数众多的高低不同的支脉則延伸得很远。

如所周知，山脉对地面上发生的自然現象規律起着重大的影响。看来，菲利西亚境內那些山脉都仿佛是按照各地需要，经过十分精密的設計来分布的。由于山脉分布得非常妥当，从它們这里发源的无数河川，就能流向四面八方，分布得非常匀称，以致无論是大小地区內都不缺乏水源，而水乃是一个地区能够让我們人类安居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旅行者在走过这个优美地区的时候，每走一步都能看到賞心悅目，引起思想活动的新景象。决不会有这样的人，竟认为看到〔这样的国土〕而仍然可以无动于衷。当旅行者走过辽闊的北方平原时，他会觉得这是凭創造性的智慧的威力从海洋那里夺来的丰碩的战果，人人都喜欢在那些令人愉快的丘陵上、在那些景色迷

人、空气清新的河谷中以及在其他一切地方漫步。

我在本章中的目的是正确地說明平等人所居住的国土的地理位置，并且对它的幅員以及其他一般情况提供一个鮮明的概念。至于土壤性质方面的变化，我将在下章談到生产多样性(这是土性的后果之一)时再来加以說明。

第五章　论气候因季节及地域的不同所引起的变化。论各地生产的多样性，后果。

如果，一看到全世界人民被划成各种等級，一看到使人們发生隔閡的偏見根深蒂固，一看到人們养成了盲目地互相仇視的心理，就仿佛觉得人类是由无数同类相残的凶暴的动物組成的；由于担心这些动物只为一件可以享乐的东西也会互相搏斗不停——先是互相折磨，然后是互相吞食，——就认为应該小心翼翼地把他們分开安置在各个畜圈中：这种想法本身也是一种使人类彼此分离的一种极有害的和极难根絕的偏見。

可是，思想健全的人、相当勇敢和相当有教养、并敢于正視这种可悲而又可怕的景象的人，立刻就识破了这种使人丧失理智的卑污的企图；立刻就看穿了这种急忙在人与人之間設置障碍物(这种障碍物大到足以使人們互相无法了解，又弱到不能阻止人們互相危害)的恶毒手段。在这桩可怕的破坏性事业中，如果人們注意观察的話，到处可以看出暴政的痕迹来。

但是，决不能由此得出結論，說应該不管人与人之間現时存在的反感或好感的不同情况，馬上号召各个民族取消自己的国界。对〔人〕类来說，民族利己主义是同个人利己主义一样可憎、而其危害

性又比后者更大的一种罪恶；虽然从古至今人們总是拿最漂亮的最有誘惑力的名称来掩飾前者，虽然侮辱后者总是一种非常流行的手法；但是，当你希望破坏前者时，你就决不应該拿对待后者的办法来对待前者。

公民个人利益同共和国利益是息息相关的。因此，当他由于受狹隘的个人主义精神支配，只顾自己、一点不关心管理公共事务时，自己实际上就会遭到危害。如果人人都照他的样子去做，社会結构就一定会解体，而国家的破坏又会引起家庭的毁灭。

反之，如果一个民族在周围与它有经常联系的其他民族接受它的种种原則以前，就对自己国家生存漠不关心，那末，这个民族就会立刻被其他民族所瓜分，被他們所吞并，一轉瞬間就会被消灭。它不但远沒有完成有益于人类科学的使命，反而因为自己的崩潰使暴政气焰高涨，使奴隶則更加胆怯——奴隶一回想自己的不幸就会发抖。平等人很懂得这个眞理，虽然哪一个民族也不曾在这方面提供过最有远見的证明。

自古以来，平等人就同一些极遙远的国家经常有往来。这种关系使他們产生許多需要。看来，这些需要应当使他們永远打消断絕商业关系、哪怕只中断一个极短暂的时間的想法，因为只有利用商业关系，他們才能获得滿足自己需要所必需的物資。然而在高举起平等的旗帜的时候，他們会一下子就打断以前同一些强大民族之間所建立起来的友好关系或利害关系。他們会断絕和外界的任何联系，从而不可能再利用非本国的土地和工业所生产出来的东西了。

这些考虑絕对沒有被他們所忽視。但这些考虑一刻也不曾妨

碍他們去完成自己理想中的伟大事业。科学也注意研究这一点，因为問題在于，既然暴政是依靠阴謀詭計，那末，平等就只应依据理智的論据。如我們已经看到的，他們重視占有大自然賦予他們的自然疆界，他們精确地計算出平等制度实現后使他們减去了多少的需要，同时也精确地計算出本身拥有多少的資源。由于問題处理得好，他們发觉，沒有外人的帮助自己也能够保卫自己，并满足自己的需要。从这个时候起，問題就解决了。

除了平均財产的制度大大地簡化了民族生活資料〔問題〕外，菲利西亚由于土壤富饒，气候不同，因而拥有丰富而多种多样的产品，使它絲毫不用为自己的前途担心。

那时，到处是溫暖宜人的气溫。气溫使得这一部分地区和其他地区大不相同，因而使得一定数量的〔土地〕产品集中在……①

① «平等人的历史»第一部分就在这里中断，以后再也沒有連載。——譯注



公有制不再是空想！

对共产主义者审判的結果

一个被判有罪的人

让·雅克·皮佑著

13

巴　　黎

经 售 处

著者寓所　　馬康街12号

书販魯阿勒　　韦尔迭街12号

馬斯甘林蔭大道、奥德昂画廊12号

书販普列沃　　波旁·維尔涅夫街61号

1841年

70

第一章　法律·哲学和社会的观点

没有阻力怎能显得出效用呢？一个影子就吓得暴君們胆战心惊！

——

审判吧，再审判吧！……地球是不会照你們的判决轉动的……

伽利略

任何的审判权都是国王所授予的。sine qua non(拉丁語——必不可少的)宪章、强迫接受的1830年宪章上載明了这一点，它根据1814年恩賜的老宪章規定了这一点。这是福呢？还是禍呢？……上述宪章和宪章的产儿——九月法律保证全体法国人民有对这个題目发表自己意見的自由，〔可是〕，不論是口头上也好，书面上也好，暗示方法也好，或者不論是公开也好，私下也好，对多數人也好，或只对一个〔人〕也好，都得受一定的条件的限制，否則定要受到极严厉的懲罰。啊，自由万岁！……

多年以来，我已经領教过当局对我所采取的这种做法，甚至在不能指控我有违犯他們为我們制訂的任何法律时也一味这样对付我。不用說，今后我也会避免触犯这些法律的，何况这些法律已規定得相当明确！因此，我不願多說些什么，只用下面几句話来作为对自己同胞的答复：請你們讀讀这本书，认眞想想书中所談的一切，然后服从宪章和九月法律吧！在这种情况下，只要你們认为这样作是明智的，你們願意服从多久就服从多久。

但是，也有另外一种法律，〔它〕虽然不是任何人宣誓遵守的对象，但其符合眞理的程度絲毫不下于宪章本身。我打开这本有权威的法典（絕对不許肆无忌惮的专制統治者，或他們最卑鄙的走狗們竄改其中任何一个神圣的字眼），在其中一处地方看到这一句話：正义长在人間。

可見，正义是人民的最迫切的义务，同样也是人民的最神圣的权利，因为正义是大自然賦予人民的万世长存的遺产。人民通过自己完成的或经历的政治革命或社会革命，可能更换或消灭騎在自己头上的統治者，扩大或縮小自己授予統治者或让統治者有可能夺取的权力；〔人民可能〕因为承认一个稀奇古怪的神，而抛弃一个不可知的神；可能因为要說一种新的沒有价值的語言，而忘記人們已讲过多少世代的語言；最后并根本改变自己的法律、信仰、风俗和习慣；但是，他們永远不能也不願放弃一种不可剝夺的权利，即审判那些自命为人民主人和自封为人民的法官的人的权利，尤其不能背弃照耀着他們的永恒不灭的太阳，不能放弃它的恩賜。当他們的报复使帝王宝座化成灰烬时，当他們的蔑視打破了偶像和推翻了祭坛时，当他們烧毀了历代的一切作品时，——他們的法庭就建立在废墟中，这就是他們对应当经过他們和为他們而〔实現〕的一切具有最高权力的牢不可破的紀念碑。可是，他們如果軟弱无力，就必然会破坏一些指导如何保全自己的原則的传統的永恒性。

人民的最高正义常常改变表現形式，〔可是〕永远不中断自己的行程，甚至在专制政治使用一切阴謀詭計使它离开正道，或使用一切暴力手段来胁迫它时也是如此。当它不能給不义的人以懲罰时，它就对他加以嘲笑，而被它印上有罪的烙痕的人，則注定要蒙

耻含垢。因此，它不大关心从肉体上懲办有罪之人，但深信空間的距离、时間的悠久，甚至坟墓的忘却都不能阻止它賜予无辜者恢复名誉的恩典（它为人民保全这种恩典），尤其不能阻止有罪的审判官由于心地卑污不受处罰。当它的明确的和经过合理认证的判决作出来的时候，就沒有哪一个有良心的人不认为受难者的命运要比劊子手的命运好得多。

苏格拉底、革拉古兄弟、揚·胡斯、康帕內拉、伽利略、卡拉斯和其他許多蒙难的人都是在嫉妒心、貪財心、无知、宗教狂热和暴政达到登峰造极的时候，被一些下流卑鄙的坏蛋所杀害。这些坏蛋不是甘心替令人可恨的恶魔效劳，就是替他們手下的奴才服务。但現在誰願意当这些受害者的审判官呢？

不論是担任哪种性质的审判的人！你們是否总是十分认眞地想到，你們应当对自己的行为負責呢？你們是否十分严肃意识到你們的职位所加在你們头上的那种十分沉重的責任呢？……当你們衡量原告和被告的理由时，你們脑子里是不是好好地想过下面这个无可爭辯的眞理，即如果公民对公民的非正义的行为是卑鄙的行为，那末，审判官对公民的非正义行为难道不是一切强暴行为中最卑鄙无耻的强暴行为嗎？……你們是否知道，每一次当你們由于仇恨心或者为了例行公事而懲办一个无罪之人时，不論你們用什么懲罰办法，你們都犯下了滔天的罪行！……你們是否知道，如果你們因为懲办了无罪者而使自己成为罪人，那末，你們就是查遍那一长串你們用来对付罪犯的刑罰名目，你們也找不到一种足够可怕的懲罰方式和一种足够残酷的刑訊办法可以适用于你們自己！你們是否知道，你們在一个民族中間建立法庭，这整个民族在

你們面前便仿佛成了被告，因为正义既然是社会上的人的第一需要，社会一切成員就会共同对执行法律負連带責任！如果你們违反法律而損害了彼得，那末，保罗就有权同彼得本人一样，把你們当作杀人犯看待，因为誰也不能担保今天你們給彼得制造的命运，明天不会落到保罗头上来！——可見，你們是为了自己的安全而妨害了他的安全，而安全乃是社会所提供的一切福利中最有价值的一种福利呀！……你們是否知道，当你們懲罰无罪之人时，全民族都会向你們大声抗議：你們冤枉了好人！对，你們是可耻地冤枉了好人！你們为了求得欺騙成功，竟滥用了本来是为了求得眞理的胜利而賦予你們的权力！……請不要为自己辯护，說你們是凭良心用另外一种观点即用社会公益观点在审〔案〕的。〔其实〕，当你們坐在法官的安乐椅上时，你們固有的良心就不再存在了，因为它已埋沒在法律之中了；可是，你們的信念却应当当众产生，就像从前有王位继承权的婴儿要当众降生一样。其实，人們认为重要的，是如何不因非婚生子登上王位而感到难过吧。既然你們的行为违反法律，违背輿論，同时违背自己的良心——这一点业已证明，你們曾经損害过許多人，受害者迟早会得到人們的怜惜和贊美，而你們自己則始終只是一个注定要受人类唾罵的卑鄙的杀人犯，因为你們侵犯了人类最神圣的权利呀！由此可見，你們的审判永远要受人民的监督，永恒的正义法則要求如此，人民的最高审判职权也要求如此。

作出1841年7月10日判决的人們，正如你們所看到的那样，我們已懂得你們的行为的全部意义；我們站在你們面前时，是意识到了自己的权利和你們的职責的。我們知道自己无罪，因而保持

下述的信念，即：侮辱只是犯罪而不是懲罰。

这就是尽管我們受过你們长时間的专横武断的預审，尽管我們必須一言不发地靜听你們那种捏造出来的毫无邏輯的公訴詞，〔尽管〕你們无中生有地罗织罪行，并且与案情毫不相干地辱駡我們，而我們站在你們面前却仍旧是心安理得的根本原因。同时我还应当說，尽管你們的判决出人意外地使我們吃惊，但正如我在本书中所证实的那样，我們中間有一些人确实查不出一桩事情和公訴状中所提起的审訊的事由有关，还因为有些被公认为最有良心和最有学問的科学家（按照代表独立輿論的一切政治派別所办的各种机关刊物的說法）已看清了这种可怕的迫害行为，所以大声疾呼：判罪是絕对不行的！……

虽然我們认为判罪絲毫不是由我們招引来的，但我們也无意抱怨你們的判决在我們已受够了的痛苦上再加上新的痛苦。許多有德行的人急忙郑重其事地向我們保证說，他們对我們的敬意和对我們的友情是更加巩固了——在这一点上，我感謝你們作这样的判断。另一方面，当我們开始进行工作时，我們十分熟悉历史，我們自然不会不知道：任何一种刑訊都不可避免地会变成我們的圣徒式的活动的条件。我們深信这一点，所以我們敢于向比你們加給我們的苦难还深重得多的苦难应战。因此，我們既不希望赦宥，也不希望报复；但是，对我們来說，你們的信念的根源却是大有問題的。我們认为自己有权来寻找这个問題的答案。

这一研究是根据一些永恒的原则来进行的，这些原则我刚才已确定其表述的方式，它們的好处是誰也不能不承认的——这一研究既造福于社会，也造福于我們。正是这个有力的理由賦予我

們一个庄严的責任——要热情地但不偏激地毕生尽瘁于这一研究。为了我們所有最珍爱的和最神圣的一切，我們答应认眞地切实完成自己的任务。

法官們，現在最高法庭要听我們的話了，你們站在最高法庭面前同我們一样，并不比誰大一些！在这里可以直率地、毫无顾虑地說出眞心話，因为我們乐意为說眞心話而忍受任何的痛苦。但是，我們絲毫沒有忘記你們的公务員的地位，并且会尊重你們的人格，正像我們願意看到在其他情况下我們的人格也会受到尊重一样。多么肃穆，多么令人敬重啊！人民，……人民是我們的最高的君主！……

第二章　采用公有制原則的古老性和一貫性

人不能单独生活，因为生活是思維和行动这两种能力、两种原始动作发展到极圓滿程度的表現，而这两种能力、两种原始动作則是属于有理性的生物的，并且也只是属于他們的。可見，离群索居的人不会思考，因为他旣沒有回忆，又沒有預見；他不能行动，因为他的动作只是現时感觉的一瞬間的后果。旣不能思維、又不能行动的人就不外是像家畜一样的生物，或者說，是沒有理性的生物。这种生物不能思維和行动，而只能感觉和移动。

人在孑然独处的状态中甚至不能生存下去，因为只要再深思一下，你立刻就会承认在这种情况下他不能滿足自己身体上一些

非常重要的需要，也不能保护住自己不受大自然的影响。人类如果向自然作斗争，改造了自然，自然就完全可以保全人类。但如果不对自然作适当的改造，不使它受理性的支配，它就完全能够毁灭人类。由此可見，人应当经常和同种生物往来，这样才不仅能够发揮自己所以异于禽兽的能力，而且能保护自己的生存。

这些基本論点以及从这些論点所引伸出来的一切論点，我已在«平等人的历史»中叙述过了。但是，我在这里还应当再提一下，因为我想使讀者不用費力就能懂得我現在要加以发揮的眞理所依据的各个論点完全是确凿无疑的。这个眞理就是：团結一致——不仅是人类生活的首要条件，而且是人类生存的首要条件。那儿沒有团結，那儿就不会有眞正的协作。可見，人是为社会而生的。一切认眞思索人类生存原因、方法及目的的思想家們都一致地承认这个眞理。

但社会的眞实的基础是怎样的呢？换言之，即确定个人对社会和社会对个人的連带責任范围的永恒契約、其公平、合理，从而最切合实际的限制条件是怎样的呢？这是从我們記得住的极遙远的时代起，就成为人类理性爭論对象的一个問題。其实，一切由于思想崇高、知识广博，特别是由于热爱人类而眞正沒有辱沒自己称号的社会主义者和哲学家們，都一致地认为人統治人是一种駭人听聞的罪恶制度。这种制度只是因为那些推行这种制度的人和那些服从这种制度的人忘記了构成任何社会的一些主要原则而产生出来的。这个道理是非常眞实有据，以致使得那些对它肯定不疑的人，对自己长期容忍这种制度，无論是因为自己不认为社会沒有这种制度，在某种条件下也能維持下去也好，或者因为害怕触犯这种

制度以致遭受法定势力的打击也好，都只能借下述理由为自己的忍受的态度辯解，即认为这种制度有某些优点，可以作为恢复社会秩序的手段(其实，社会秩序紊乱就是这个制度造成的)；或者錯誤地认为人类无能，不加以压迫就不能保障某种社会秩序的条件。

从极遙远的古代起，各个历史时期都有少数不大怕事的有识之士直接研究这个問題，并且大声疾呼地宣传自己研究的結果。我們所以懂得絕对平等是人类经常努力追求的目标（虽說在我們以前，它始終不为人类所理解，也不曾以清楚明白的形式表述过），首先就正是应該归功于这一批人。人类能深切地体会到造成他們貧困的一切恶事，可是看不出使他們富裕的一切善行。像水不可遏制地趋向平衡一样，人类也不可抗拒地力求得到幸福。但他們有享福的需要是出乎感觉，而决非出乎认识。这是他們走入迷途和造成一切謬誤的唯一原因。正因为如此，所以他們以前接二連三的一切努力和一切尝試，結果只确立了一个寻求知识的連续不断的、可是緩慢而令人痛苦的行程。虽說寻到的这种知识总有一天会給他們彻底闡明一切事物，并且会通过明确认识和无条件运用他們所发現的和可能确立的永恒眞理的途径，充分滿足自己一些从前难以得到滿足的嗜好和願望。从上面这些短短的議論中，我們想起历史上某些重要时代，那时人类就已经用事实证明，不管別人怎样企图誘惑他們，他們永远不会离开自己最后一定要达到的、即我們所設想的那个目标。

首創古代圣礼的人們懂得这个原则的好处，可是，因为他們沒有认识到决定同种的各项条件对所有属于同种的一切物种是絕对相同的。所以，他們认为并不是一切有才智的人都能认识这个

最高眞理，认识最高眞理注定是属于特等人物的事。可見，眞理是属于某些人的，而欺騙或諷喻則是留給其他一切人的。于是，由此便产生一些幸运而驕傲的等級，而站在眞理門外的普通人則任其貧困和愚昧。

来喀古斯对人类认识得比較深刻，运用这个原則也比較普遍，可是，因为他对人类的团結力一无所知，所以他在自然界里找不到任何制裁力量以配合社会法律。他倡导相对平等以代替絕对平等。他只凭土地法把个人主义神圣化起来。他宣传平等，却保留了奴隶制度。

格拉古兄弟，稍后有卡提林納，无疑都希望废除奴隶制度，可是，因为他們也同他們的前驅者一样，对人类的团結力一无所知，所以，他們沒有发現比土地法更为完备的平等理論。

大复兴学派发源于叶色伊派的教堂，就像叶色伊派本身发源于古代特权人物的殿堂一样。这个学派的主张更接近于絕对平等，因为它主张废除奴隶制度，宣传人类不应彼此孤立，换言之，即宣传社会团結。它找到了許多信徒，到旧世紀末，它自己的原則差不多传遍已知的世界。同时，它也在自然力之外，找到了社会制裁力量。但它沒有认清自然的本质，它保存了神話，即对构成社会生活的一些明显的事变的发生原因保存了不可知的和毫无根据的解释法。可見，它不能深入现实，結果它只把这个原則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

基督教只是复兴学派中許多支派之一，但它更进一步采用了〔这个学派的观点〕，而且把神話具体化了。于是，从它出現的那个时候起，人类就被推到一条不断受騙的道路上，这条道路必然引导

人类去信奉天主教。天主教否认人世間的平等，而胡說平等只有在既无現实意义又无可能意义的純粹臆想的世界中才能获得完全的胜利。天主教就是亵瀆地使人統治人的权力神圣化。

这样一来，科学曾经千辛万苦地論证过的一切主要論点，結果在天主教里就完全被曲解了。社会理論不外是沒有理想、沒有后果的无聊的文字的堆砌，而实践則只是一連串的駭人听聞的稀奇古怪的法律、慣例、风俗和习慣。看来，由于迁就現实，这些法律、风俗及习慣反而造成疯狂、残暴、狂妄、冒失等等行为。这眞是对科学的挑衅，对人类侮辱性的嘲弄。它預兆人类永远受屈辱。最后还表明人类不論什么时候都无力达到眞、善、美、和公道的境界，——这四者是幸福生活的前提，而絕对平等則是幸福生活的唯一而正确的表現。古代世界一切努力和一切尝試所得到的結果就是如此，而这項用那么多娓娓动听的呼声加以許諾的伟大的复兴事业，就这样被扼死在自己的搖籃中！

对于天主教来說，这种叛逆事业在精神生活領域中是很容易实現的，因为在平等实現以前为平等事业而得出来的眞理，如我們剛才所看到的，并不是以坚决否认确证眞理的論证方法及其正确用途的准則为基础的。天主教认定人类是处在怀疑和探索的境界中，——特别在那个伟大时期，当人类一个发明接一个发明地在不断地〔前进〕，他們已认清了造成人类过去不幸的大部分原因，但还不曾识破人类应把自己对未来幸福的希望寄托在什么上面的时候，他們常常是这样的。这时感情支配理智——所以人們寻求感觉，而不寻求证据。天主教是被顚倒了的現实的产物，——实际上，如果不想办法使現实恢复常态或不再使現实顚倒过来，这个教就永远

原封不动——它很快就知道：对于它来說，利用人类因为犹豫不决和考虑不周所造成的普遍紊乱現象，将很容易把人类重新拖入消极悲观的状况中。人类是经过了多少世紀的灾难和经过了多少世紀的努力才摆脫那种境地啊！所以，就他們的经验而論，那么多世紀的努力原来是一个败局。天主教把迷信征兆的传統教条化，把諷喻戏剧化，于是，为自己的如飢似渴的火热的激情所驅使的人类则投入幻想和欺騙的浊流中。他們在这一浊流中忘記了关于自己永恒貧困的原因，同时也丧失了对自己的实际需要的感觉——这就等于丧失寻求满足的意志。这样一来，既然心里已因为受了欺騙而充满厌倦情緒，既然头脑已丧失了活动的习惯（它在这桩捉摸不定的事业中觉得再沒有什么可作的）——那末，思維就僵化起来了，而对于普遍福利这个大問題就不动手去解决，而让它遙遙无期地拖延下去了！

但是，我們急于要說出下面这一点，尽管人类陷入精神昏睡的状态中，而天主教又狡猾地利用了这种昏睡状态；尽管控制着心灵一切感觉的迫切的无情需要获得了某种满足，可是，这种非眞理事业的完成决不会不遇到抵抗的。从最初一些尝試起，連那些最不健康的思想家也感到有一种隔离势力力图防止他們不体面地接触新教义，并且内心的声音也在向他們叫喊：这里根本不存在合乎眞理的目的。头脑清醒的人不能否认显而易見的事实，并且会对那些宣传欺騙制度的传教师的邪恶的信仰和邪恶的打算大声提出抗議。

在天主教最初几百年的盛行期間，无数的教派起来反对它。强大的思想界则凭借本身的論证来駁斥它并揭穿它的伪善的面

貌。一切都向我們证明，无論是它的教义也好，或是它的机构也好，都永远不能满足人类理性的要求，也不能满足人类內心感觉的需要。但是，早已不相信自己有前途的专制制度却馬上发觉天主教这些顚倒是非的歪論能保证自己获得胜利，保证自己能通过改头换面的手法安然享受它的古老的特权。于是，它們締結了卑鄙齷齪的契約，天主教取得了支配国家权力的一切手段，即取得了任意决定人民生死荣辱的权力。科学自然噤若寒蟬，而謬見邪說則弹冠相庆。

我們指出了人类在整个古代期間所表現的不断追求平等的不可抗拒的意志，我們說明了人类为了实現自古相传的理想所作的某些主要的尝試，我們也談到了当天主教还絲毫不能使理性保持沉默时某些人士所发出的一些支持天主教、否认平等的荒謬言論。現在，从上面簡略的叙述中我們彻底看得出，不可磨灭的平等思想是怎样在天主教万能的統治下，不顾它的根深蒂固的和不可抑制的仇恨心，始終不曾停止传播；我們注意到，当理性一夺回某些权利时，那些勇敢的和坚决的抗議声就重新发出来了。最后，我还注意到在最近几百年內恢复新的复兴时代学說的各个不同学派的一些著作。我們向全世界宣传各派的学說，并且确信这一次这种学說将不再因为众人无知，或因为某些人心怀恶意而遭到歪曲；因为我們有了过去几个世紀的经验为指南，又摆脫了可能使我們离开我們努力追求的光荣目标的偏見的束縛；同时，我們已发揮出了自己全部的智能来从事这种崇高的研究工作，并且我們比前人更为幸运，因为我們已发現了人类的法律和命令所依賴的永恒基础。

自从以劊子手的政权代替合乎邏輯学的政权以来，天主教就

不再掩飾自己的目的和野心了。凡是它的神甫能够施展其以十字架为象征的残酷意志的地方，很快就籠罩着死一般的沉默。但是，它在敌方认为自己人多势众，不怕它寻仇报复的一切地方，则处处遭受咒罵和蔑視。誠然，有某些宗派和它同时并存，可是，这些宗派甚至总想把它从已知世界大部分地区完全驅逐出去才肯罢休。在它完全退出作为一切社会学說的搖籃和殿堂的东方之前，它在那里行使自己的权力一向就遇到抗拒。开始是希腊教，稍后是伊斯兰教迫使它完全退出亚洲、非洲以及欧洲部分地区。不錯，所有这一切革命都是打着宗教的旗号进行的，而决不是为眞正的社会科学而进行的。这些革命表面上是由于解释一些不可理解的经句（其不可理解的程度就像它們所代表的思想那样荒謬无稽）而引起的，但实际上，那样勇敢地反抗天主教压迫的人民却很少注意这些无稽之談的性质。对于这些无稽之談，后来只是偶然提到或者根本不提，而对于恢复他們认为受接近自然那一方面的制度所貶低的人类的本来面目则比較重視得多。說人民在社会关系方面沒有得到什么良好的成就，这也是对的，可是，他們找到了眞理，因为他們已感觉到自己是陷在欺騙的王国中，——这就是我們认为必須认眞弄清楚的一切。

由此可見，反抗传統一直保存下来了，并且采取不固定的形式长期扩大着，——反抗一詞是多么迫切需要的用語啊！但是，后来，宗教改革派出現了，路德和他的一些竞賽者以天主教为立脚点，奠定了宗教改革的基础。这种学說起先除推翻天主教以外就沒有其他公认的、明显的目标，后来则被一切民族采用作为完善的新发明——等待已久而是空等一場的新发明。为了有利于我們的研究

課題，应当指出：一开始正是一些知识丰富、性格溫良的卓越人物心甘情願地接受这种学說，正是一些最明白道理和最宁靜淡泊的国民义无反顾地贊同这种学說。

十五世紀的宗教改革，使科学摆脫天主教的无知的和令人怀疑的监护，在全世界范围內复活了各种社会主义意识的几乎枯萎了的幼芽，奠定了从那个时候起直到現在欧洲所完成的一切革命——科学革命、艺术革命、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的前提。它誕生了十八世紀的哲学，这种哲学本身又大胆地继续履行其特定的任务，直到1793年。那时，由于经过四个世紀的研究和斗爭，思想和经验都很丰富的新的一代出現了。这一代的事业震惊世界，因为甚至在这一代出現以前，人們就已经对它的存在深信不疑了。它在僻靜的地方、在聚精会神的研究活动中，收集自己的科学的財富，它担負起为了人类所受的屈辱而向可憎的恶魔复仇的使命。世間从不曾有过更加惊人的創举，因为胜利显然是完全的，一切靠欺騙完成的事业都化为烏有，絕对平等的必要性永远得到承认。

这种崇高的学說就是这样代代相传地传到了我們。它时而由崇高的明哲的理智表述出来，时而得到一些强大民族的努力宣传，时而〔成为〕人民对不平等的丑恶現象的良心上的严厉的抗議。当暴政强大得足以扼杀人們在公共集会場所发出的呼声时，人們就深入秘密社团集会的庙堂里来安慰和鼓舞信念純洁的有心人。共济会就永远是这种秘密社团的榜样和最完善的典型。这是我們准备貢献給世人的、而某些无知或堕落的人还敢于把它們当作狂行和罪恶来加以摧残的一些令人欣慰的原则，它們的历史沿革就是如此。

第三章　現代复兴的起源。93年胜利的必然后果

还沒有人理解，因而也沒有人指出过93年伟大事业的眞正意义。因为未来必然是这个伟大事业的直接后果，所以，这个疏忽无疑是我們从那个时候起就一直过着沒有信心的生活的始因（沒有信心产生一切錯誤和一切爭端，而我們的不幸的社会就成了这些錯誤和爭端的牺牲品），其所以这样說，一方面是因为这个疏忽使一些胆小的、懶惰的或堕落的思想家能够保留一些被公认为不聪明和不公道的主张；另一方面，是因为这个疏忽使那些誠实、热情、富有学识而又痛恨侮辱理性及正义的行为的思想家們不但得不到任何保障，反而被拒于眞理之外（眞理是完全可能得到的，但只是在現时才有可能）。我想，要使这个論断的眞实性不致引起爭論，我已不必再詳举事实了。对，正是这种沒有信心的状况使得我們今日陷入悲观絕望的境地！……誰能怀疑这一点呢？难道在現代社会中竟有哪一个阶級（哪怕仅有一个也好）它的成員們的地位或他們的原則能保证自己現在无忧无虑，对于将来能够心安理得嗎？……难道在我們中間竟有哪一个能思維的生物，在他的一生的瞬息之間沒有受过这种严重的脑病（人們称之为怀疑病）的毒害嗎？

也許这个人就是教士吧？教士是一〔种〕奇怪的人，他为了給自己創造一种〔充滿〕狂妄行为和邪恶的生活，竟敢于放弃一个伟

男子的崇高使命。他以受到上帝的庇护为驕傲，傲慢和仇恨冲昏了他的头脑，他却妄想把凭他的头脑想像出来的法律和习慣强加給大地。……可是，他这种反常生活的伪善面貌是尽人皆知的，甚至連被人认为在这方面是愚昧无知的三岁孩子，也会替他感到害羞的。后代将怎么办呢？

也許这个人是一个幻想的生物吧？这个生物論地位既不是本国公民，又不是外国人，而是由立宪主义活动所肥造出来的一种活龙活現的神話。立宪主义活动的目的在于恢复一切旧风俗和一切奢侈浪費的习慣，以便利某一帮背弃自己原有信念的平民，而这些风俗习慣則是古代王权的法衣曾经掩盖过的。……可是，93年的人民否认王权、进攻王权并战胜王权，而且把国王交付审判并处以极刑；因为他們說过，而且事实也证明过以后他們跟王权是势不两立的，即使以后他們同意再听到王权的名称，那也只是因为有人已郑重地向他們保证过：王权永远不会像以前那个样子了。

也許，这个人是古代貴族阶級的可疑的后裔吧？这个后裔除了钻研自己的封号上面和徽章上面的历史以外，对哪一国家的历史也不研究。他既不学习了解过去，也不学习了解現在，更不学习預見未来。……可是，誰不知道他的名字和他的特权已跟王权的尸体一道被埋葬了呢？誰沒有看出他认为存在自己身上的东西是由希望产生的，其实是由苦悶产生的呢？誰又沒有发觉他和他的思想及野心只能看作是已经永远消灭了的各代人的余孽呢？……

也許，这是一个資产者，剝削者吧？这个壟断組织的最高祭司，为了給自己的上帝——金錢——增光，他害死过多少人啊！……但他非常明白，除非使受害者不知道什么是自己的眞正利益外，是

沒有任何其他力量能够使这些人屈服在他的屠刀之下的。他也非常明白，一旦这些像役畜一样的人明白他們不需要他的庇护也可以生活时，他原来的妄想就化为泡影了。那时，他的一切努力都变得徒劳无功，連他自己也变成孤家寡人了。

也許，这是一个勤劳俭朴的无产者、一个每天靠出卖十八小时的劳动才为自己的妻儿掙得几片面包和几件破烂衣服的无产者吧？……可是，誰像他这样严重感觉到工作朝不保夕的痛苦呢？难道他不是有千百种理由害怕过了今天就不知明天怎么样嗎？他为了区区几分錢把自己的生命交給另一个人，那个人是不是願意继续做这桩侮辱人格的罪恶买卖呢？——这桩买卖虽然是不体面的和罪恶的，但比餓死以前常常发生的耻辱的事情終归好一些，比伴随死亡而产生的可怕的痛苦終归好一些啊！那些雇用他的人会不会很快就向他說，新的政治局势使得有必要降低工資呢？或者說，使用新发明就可能撤銷他的职位呢？或者說，他提的一些意見能够使这个机构陷入困境嗎？或者說，他已年老力衰，虽然他还有孩子睡在搖籃里，却非叫他永远退职不可呢？何况还有多少其他諸如此类的借口呢？

难道这个社会就是一个由这样一些成員組成的嗎？不，这只是经常互相猜疑并且以小小一点不滿为借口经常准备拼个你死我活的一群烏合之众。难道这样的生活算得上是生活嗎？不，这意味着这个人自己的生命每时每刻都在死亡之中。我們中間誰也不能自安自慰說是已经躲过了这种連綿不断的死亡的打击，因为，如我們刚才看到的，信仰、权力、爵位、財富、著作、罪恶或德行——这一切都是无望的，一切都遭到了否定，一切到明天都不可能为人所

承认的！93年那一代人給我們准备好的命运就是如此！他們不能照另一种方式行事，因为他們的使命就是破坏，他們只懂得破坏。他們应当扫清构成旧社会結构的一切观念、制度、偏見和一切奇形怪状的东西。他們审判一切，推翻一切，他們沒有什么是不敢做的！他們服从像两数相等其差为零这样明白无疑的論证，听从像遭到出其不意的袭击的旅客，当他看到威胁自己生命的杀人宝剑閃閃发光时，他一定会对着凶手的胸膛开枪这样肯定无疑的論证。

在促成这桩事业的人們中間，有一些人知道人类不能长期生活在废墟和坟墓中，于是为了防止人类在他們眼前陷入不可避免的絕境，阿貝尔派就起来試图創造一个新世界。但破坏工作还沒有完成，当时他們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自己身上，以致他們的建議以及他們的努力都被认为是不合时宜的。他們牺牲了生命，只换得一个永恒的光荣——〔成了〕首先确定下述論点的人，即为了赶快奠定未来的基础，必須想方設法防止过去的謬見死灰复燃。

他們不仅正确树立了关于直接改造的思想，而且充滿决心来清除被脓疮所毒害了的世界的最后一絲痕迹，并且对世界作出了判决。就是在他們牺牲以后，社会虽然不再感觉得受着他們的强烈的感召力的影响，但是在自己活动的时候却絕未忘記忽然丧失了一种力量，并且在他們还在顫动着的尸体中間停滞不前。人們到了徘徊彷徨、无所适从的时候，終于承认了他們的建議和他們的尝試是明智的，可是已经太迟了。人們吃惊地发現自己創造的只是一个辽闊的曠野，而能够指引自己沿着这条道路前进的人已不复存在了！因此，他們急忙收集过去的一些残羹剩飯，以便迅速安排

現在，并躲藏在能避免不明智〔后果〕的废墟下面。

巴貝夫和他那些道德高尚的同伴們立刻出来警告这些人，說这样的决定是很危险的。他們論证說，因为革命是为了保卫人的尊严和人的永恒的权利的，而旧制度则经常罪恶地損害人的尊严、妨害人的权利，所以，革命决不能归結为单单地撤換几个人而已。要知道，特权在过去是一种罪恶，在将来也是一种罪恶；要知道，新的特权分子一定同旧的特权分子一样不公道，并且比他們更加无耻。但警告来得太迟了！由于許多人飲过特权的毒酒，所以，他們的呼声只引起这些〔人〕的憎恨而已！但是，勇敢的拥护平等的使徒們相信自己的自我牺牲，不論它現时的結果怎样，对人类决不会有所損害，他們坚决不怕那些荒淫无耻的人的威胁的咆哮，发表了平等派宣言。

他們这个平等公式是最合理的，因而实际上也是最正确的，尽管在今天以前所創造的一切平等学說中它是传播得比較不广的一种学說，但它对世界还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共同劳动、共同享受，以竞賽代替竞爭、以論证代替专横、以协商代替强迫命令，总而言之，即以人人的自重自尊和心滿意足，来代替大多数人的经常貧困和少数不值一錢的人的驕傲自大与可耻的穷奢极欲。〔所有这一切〕当时就业已論证明白，它們不仅是93〔年〕的必然的后果，而且是組成适合人性的社会、即組成唯一能够充分滿足人类的正当需要和防止人类倒退的社会（倒退是〔人〕类一切灾难的唯一根源）的唯一方案。

人民还是完全充滿着对自己过去所受屈辱和所受痛苦的回忆，因而自然能够立刻认清这个学說的崇高的真理性；人民一旦认

清了这个論证明确、使任何有识人士都能充分理解的学說，除非这些号召追求幸福生活的热情而有信心的强大的呼声立刻被压制下去，他們是决不会答应再服从那种不能根絕偏私的制度。

新的特权分子十分清楚地知道在这方面应該怎么办，由于他們差不多全都活跃地参加过革命事业，他們熟悉一些促进社会平等的原則是以怎样惊人的速度在群众中間传播的；因此，他們对付共产主义者，比对付那些利令智昏、甚至不惜以自己的鮮血（为外国人流血）和自己的荣誉（把荣誉出卖給杀人犯）为代价企图把祖国拉回到从前的屈辱地位的可怜虫，还要来得严酷一些。

这些墮落〔分子〕慣于說，甚至因为习慣而相信，闊革命只为懲罰旧的特权分子（因为他們有罪），并且让合乎自己要求的比較开明和比較公正的人物来接替他們的位置。但是，另外有一些本有可能覬覦他們那样的官位、享受他們那样的特权的人，却坚决否认特权，并且宣称特权是令人髮指的和显然妨害人类最宝貴的权利的，只有假定服从特权的人愚昧无知，甚至假定利用特权的人也愚昧无知，它才可能被认为是正当的；他們还进一步說，旣然特权的本质业已被人认清了，那就应当坚决用不断进行战爭的威胁来根絕这些特权，尽管战爭的毁灭性比十分野蛮残暴而損人尊严的禽兽行为大千百倍。可是，这些墮落分子怎能原諒說这些話的人呢？他們斫掉这些人的脑袋，而人民竟也允許他們这样做！……但难道杀死这些人就等于駁倒了他們和說服了他們嗎？……

起来，心灵高尚、可是身受压迫的人們！你們在走向墓地的时候，听听对卑鄙齷齪行为的揭发吧！現在，当事实业已证明审判你們的人是无知和无耻，证明你們道德高尚的时候，你們就来洗雪誹

謗所加給你們的耻辱，并且当着世人来清除这种誹謗吧！

請你們重新清算一下，可痛恨的特权〔分子〕为了逃脫你們凭才智和勇气判定他們必然遭到的灭亡命运，究竟用了多少灾祸来折磨人类，用了多少污点来玷辱人类！請你們认清他們在自己实力不足以直接压服受害者的时候，究竟用了多少毫无意义的理論、伪善的阿諛表情、欺人的諾言和阴险的行为来愚弄受害者！請你們看一看，每次当他們认为必須滿足自己一些駭人听聞的驕奢淫佚的需要时，为了压服受害者采取了那一些无耻的压迫行为、残酷的剝削手段和蛮横无礼的蔑视态度！啊！願你們在諸如此类的禍害面前大胆无畏，你們将宁願死亡也不肯屈辱地服从和为虎作倀！当你們对劊子手們說："怎么！你們因为我們希望把人类組织成一个兄弟般和朋友般的大团体（而你們也曾经試图这样做过的），竟像对待卑賤的凶手一样来对待我們吧！……"願他們听了你們的話会感到伤心！

可是，我能讲些什么呢？难道你們需要报仇和安慰嗎？……請原諒我削弱了含笑給你們打开死亡之門、并且給你們指示未来的那种坚强而鎮定的信心！蒙难的人們，你們安睡吧！带着光荣的理想安睡吧！——你們的理想完全沒有死去！忠实的邦納罗蒂在劊子手拉你們上刑場去的那一刹那間，把你們的理想藏在自己的心坎里，经过四十年的监禁、审訊和迫害，他为我們保存了这样一个极其純結和美好的理想，如同当年他和你們一同劳动、一同想望、一同坐牢的时候所热爱的那个理想一样。

如果說他为什么沒有同你們一道牺牲，那是由于审問你們的法官要侮辱他。其实，他的一生中的每一瞬間都表現出他无愧于

这个理想，已显示出他保持了对你們友情的亲切的回忆。他显示出了他在提到你們的名字和你們的德行时所怀着的令人激动的热情，也表达了对于实现你們的高尚意图的坚强願望。多亏有了他，这些高尚的意图才变成了我們的意图。可見，你們之中誰也沒有违背自己的天职！在我們的記忆中，你們这些人类的不朽恩人，将千古留芳！

〔現在〕，我們像你們过去那样陷在縲絏之中。我們同你們一样正在为承认永恒的眞理而受苦——但眞理的曙光一定能滌蕩人类的污秽，使人破涕为笑。也許我們会像你們一样，由于向世人证明我們的信念是純洁的和坚定不移的而死于非命，因为世人有时候确是需要諸如此类的证明的。到那时候，别人会继承我們从你們那儿接受过来的任务，由于我們的教导，他們会在心坎里牢牢記住你們。但是，如果有那末一天——千倍万倍幸福的日子啊！——大地拿爱、忘却以及和睦的经久不息的呼声来回答我們的号召，如果有一天騙子手和受騙的人、国王和臣民、貴族和平民、資本家和无产者、驕横的富人和卑賤的乞丐、法官和罪犯都抛弃过去一切不明智的行为，并保证以后只听从以神圣平等原則为依据并受科学主宰的命令；到了那末一天，我們就一定有机会充分欣賞語言所无法形容的儿童的天眞（这是社会最关怀和最珍重的东西）；就有机会充分欣賞像純洁美丽的鮮花那样漂亮的妙龄少女的姿态；而她們也就必然会以其醉人的芳香使为她們服务的，并且受过她們爱撫的幸运的凡人的生活充滿欢乐，使那些把自己眞正爱情的結晶摟在充满喜悦和自豪感的怀中的幸福的母亲生活中充滿快乐；使滿怀善良和以其幸福而感到驕傲的感情的相依相靠的情人

們生活中充滿快乐；使同众人平等的、作众人之友，庄严地带着自尊心和自由感的有公民資格的成年人的生活充滿快乐；使受到某些人关心、尊敬和贊美，并且見过这些人出生、又曾经在生活道路上指引过这些人，而現在只等含笑向他們永別的心情宁靜而幸福的老人生活中充滿快乐；总而言之，是使全体人类生活充滿快乐。那时候，人类将开始过快乐而友爱的生活，在那种生活里，快乐将永远消除恐惧，排除良心的譴責，而与我們天性分不开的痛苦則会〔变成〕美好的兄弟情誼——无論是他对待別人也好，抑或是別人对待他也好，这种享受兄弟情誼的机会肯定是人人都会有的。如果我們的眼睛不是閉着不看这个美好日子的曙光已经来临的話，那就請考虑考虑我們的話吧！你們这些为了使我們信服而死难的人啊！我們将告訴大家，說你們为了給人类創造这种幸福生活曾经怎样热情地奋斗过。只要是天上永恒的星球还照耀着地上幸福的人們的时候，人們将会怀着敬爱的心情反复提起你們光荣的名字。

第四章　从1830年革命时期到1841年审訊开始时公有制原則一貫发展的表現

从国民公会倒台的时候起，到1830年止，接二連三地更換了好几个政府。老实說，成立这些政府只算作是一系列的試验。所有的統治者都利用这些試验，越来越肆无忌憚地力图消灭93年的深刻痕迹，并阻止这个伟大时代以后不断出現的一些复兴原則的

继续发展。这些統治者被評为通情达理的唯一原因是由于他們使用了多少有些狡猾的权术，并善于饒恕一个民族的敏感性，但人民无論一时怎样惊惧不安，他們对整个旧制度却始終是蔑視和仇恨的，同样，对一切可能使自己接近旧制度的措施都是惊訝而憤慨的。这儿正是一块搬不动的礁石，統治者一个又一个地在它上面碰得头破血流。如果說人民只带着真正深沉的憤慨情緒来回忆这些政府中的最后一届政府，而对其他各届政府則表示无动于衷，那末，产生这个区别的原因只在于最后这届政府和那个上断头台的王权有直接的血統关系，并且大家认为它有野心让那个王权在后代环境中死灰复燃。

旣然我們把資产阶級看作一个政治帮派，那末，先后消灭山岳党、阿貝尔派及共产主义者的那些卖身投靠的政客官僚就是这个政派的主要向导及开山祖师。資产阶級通过这三次战胜平等原則代言人的胜利，完全取代了貴族的地位。从那时起，这个阶級就单独地統治了法兰西直至于今。执政內閣、临时执政內閣、終身执政內閣、帝制和复辟——这就是这个阶級在三十多年中間所玩过的五种形式大不相同的政体。它在1830年采用立宪政体或議会政体作为政治科学和社会科学中一个最新的成就，作为它的最后一个杰作，自此以后，它必定又要打破凭其特有的創造才能所制造出来的铸造立宪政体的模型，果然在它亲自給予加倍打击之下，立宪政体各方面都土崩瓦解了。四十五年之中换了六种統治形式！而統治同一个民族的旧君主政体則延续了一千四百年之久！

造成这个巨大差別的真正原因和基本原因是什么呢？这是一个問題，正确地解决这个問題可以消灭相当多的大惑不解的現象，

还肯定可以使我們避免許多灾祸。本书篇幅有限，待在监牢中又不可能搜集到研究这个題目所需要的各种資料，再加上知识貧乏信心不足——使我現在不能对这个問題进行研究。因此，对于我所要研究的題目倘若能查明若干眞情实况，就觉得心满意足了。我迫切地希望看到一个有才能、有信心的人掌握这方面的一些材料，以便以全部科学为基础，并在材料許可的范围內运用自己全部学识的修养，深入研究这些材料。如果我沒有看到别人馬上解决了这个問題，如果命运不叫我在城堡中度过余生，最后，如果我对自己的力量还有信心的話，我希望稍后还有〔机会〕試图研究这个問題。

为什么旧的君主制度維持了一千四百年之久，而且在这么长的一段时間內沒有遇到一次危及它的生存的变革呢？为什么資产阶級认为光是它这个阶級能代替君主制度統治世界，却不能找到一种能保证它享受明日的政体呢？这种社会現象决不会不引起我們政論家的注意。可是，他們仿佛爭先恐后地在逃避研究最重要的眞理，其实只有关于最重要的眞理的理論才能够使这种現象得到满意的解释。

一些人把事实当成权力，断定神权是任何社会宪章的根本眞理，因此，除了神权之外就沒有任何可能来維持人統治人的权力。談到这个論断的后一部分，我倒是完全贊同他們的見解的。

其他一些像上述这些人一样蹩脚的邏輯学家，一方面武断說神权是一种幻想，或者更正确地說，是无稽之談。另一方面又断言，政治事实本身形成了有利于特权者的权利能力。这些人为了过另一种样子的生活，即过着比群众富裕得多的生活，正在你們对

此还相当怀疑的时候，他們却广泛地在使用这种权利能力。他們也希望单是根据群众的同意来取得自己的权力。

您的力气比我大得多，可是，我突然兴起要打倒您的念头。如果我們彼此同意：我是得到自然所賦予的特权的一个人，大家都应当 a priori（拉丁語——不加論断地）听从我的任性的要求，那怕是最离奇古怪的要求。那末，这儿就不会产生任何的困难了，我願意怎么样就怎么样行使自己的特权，而我們在分手的时候还像从前一样仍然是好朋友。可是，实际情况完全相反，您和我都坚定不移地承认，我們是两个完全相同的人，我不能公然要求得到可以随心所欲地来对付您的权力。只要您觉得这种要求对您不方便的話，您就可以拿同样显然荒謬的要求来懲罰我。請您把树条給我，并且把背朝着我，因为你已沒有理由可以抱怨了。这是非常科学的做法啊！

我以为，为了依照某种方式采取行动来探求解决这个問題的途径，首先应解决下面几个問題，因为这并非是无关紧要的：

說实在的，行政管理是怎么一回事呢？

社会能否达到这样高度的文明水平，以致使得不論是哪样的政府，都不能找到可以讲得通的理由来說服它服从自己的权力呢？

这样的无政府状态是怎么一回事呢？

无政府状态和混乱状态有什么区别呢？

有組织的无政府状态，即以科学和理智为根据的和諧状态，是不是人类应当賴以存在的那种本质上很正常的状态呢？

附 录

1840年7月1日

皮佑在第一次共产主义者聚餐会上的演說

开 会 詞

公民們：

我們到这儿来是想高高举起一面必然很快地受到全世界人士注意的旗帜。我們現在聚会在一起打算认真研究一些大有前途的思想，并且向世人郑重地加以宣布。因为这些思想在我們幽居的生活中已排除了其他的一切杂念，而深入我們的脑子中来。我們这儿要宣揚的一些原則将使人类相信幸福生活就在眼前。人类由于早已看慣了那么多卑鄙齷齪的行为，由于这么多世紀以来只知道自己身受的种种的苦难，只知道身陷絕境的苦悶，无疑对这种幸福生活再也不敢抱有什么奢望了。

公民們：

我們的事业的伟大、它应当給我們留下的巨大后果，以及它必然給世界提供的大有教益的知识——这一切要求我們保持一种在这些重要情况下所应該保持的行为。作为对一个配得上享受自己权利的人的奖賞的尊严，真誠的兄弟情誼所培养出来的坦率——这两种东西都是我們須臾不应抛弃的头等重要的品德。

这次友好聚餐会的筹备委員会，在会上只想宣布和传播我們

的崇高原則。从我們一开始工作起，我就觉得你們的高尚的沉着的态度已使我們确有把握地认为你們已懂得了委員会的意图，并且正在用无愧于它和无愧于自己的方式来响应它的号召。〔委員会〕所期待的唯一的报酬就正是这样。

閉 会 詞

公民們：

尽管心怀恶意的人处心积虑想在我們中間散播怀疑、恐惧、不和，以及作为这些东西的恶果——紛争。尽管如此，我們的队伍中間却无时无刻不呈現出令人惊叹的秩序、卓越的正派的行为和至善至美的兄弟情誼。

你們的委員会所期待于你們的正是如此。我代表委員会謝謝你們！对，首先是为了我們的原則謝謝你們，千声万声地謝謝你們！

在我們刚刚一起度过的这几个小时中，我們完成了一桩巨大的事业——它的后果是无法估量的。还在昨天，当我們每个人談起公有制，談起实行公有制的方法和結果时，任何一个听众都可能对讲这种話的人說：这只是您个人的意見，我可以怀疑它，可以把它当作是精神病患者的胡說。現在，当我同你們談話时，再也不会有一个人說这样的話了。

不久，全法国都会知道，某一天有一千二百位公民被邀請到一处聚会，也可以說他們是偶然聚首的，因为他們虽然准时到会，可是并不确切知道那里有什么事在等待他們。全法国还会知道，在

这次大会上事前沒有准备地、絲毫沒有使用巧計地大声宣布了公有制原則，与会者立刻就理解这一制度，并以热烈的掌声和出自內心的語言一致接受了这个制度。我們在这里得到了一个将来同我們的敌人斗爭的多么有力的武器啊！

公民們：

如果时間允許的話，我們本来可以把某些論点作一些必要的发揮。然后向你們論证：公有制作为医治人类所受的折磨他們和危害他們的一切病症的唯一良方。这种制度不仅是容易了解的和合乎理想的，而且无庸怀疑的，不需要经过千百年之后才能实現，而是在現在，甚至是在此刻就能实現的。如果我們向你們证明了这个无可爭辯的眞理，那末我們聚会的成績一定还要大得多；但是，我們用自己热烈的希望把我們自己所做的一切变为有益的东西，以代替我們所不能做到的事情。希望我們中間每一个人都把刚才在这儿所得到的一切印象传达給未到会的人，这样我們的队伍很快就会壮大起来，并且不需要经过很长时間，昨天美好的空想就会变成明天的鼓舞人心的現实。請你們对于这一点不要存有任何的怀疑！

公民們：

我們的节目完了，我們的事业实現了，我們的前途有了保障了！……現在会議宣告閉幕！